

田十



D E C A M E R O N

NO.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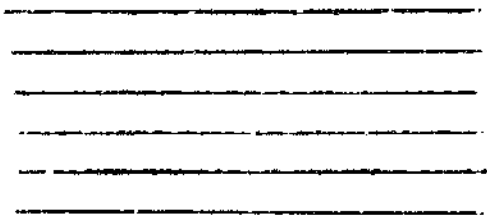
• 角 一 洋 大 份 每 •

日 十 月 八 年 二 十 二 國 民 華 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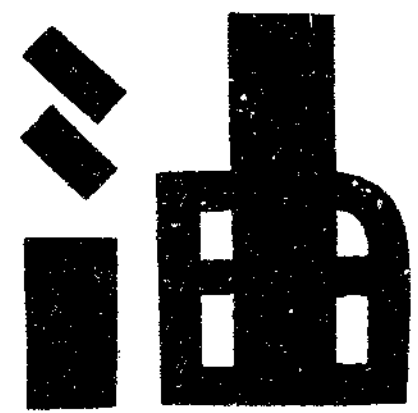
粹豐卡片信封廠

- 各種名片
- 美術信封
- 價廉物美
- 歡迎顧客

上海牛庄路浙江路口六百六十三號
製造廠 西林首路一〇一號
電話 九二二一 二二七



能除百樣疴
夏令必備之妙藥



各大藥房
均有出售

虎標永安堂製
上海分行波路五九號

鑄字部

製造

- 銅模
- 中文鉛字
- 西文鉛字
- 一切印刷品上之飾物如各圖花邊
- 印刷機器

通訊

上海浙江路五三六號
電報掛號 二二二二號
電話 九一三三一號
九一三三四號

印刷部 辦法完備出貨迅速舉凡週刊旬刊月刊季刊等雜誌書籍皆可承印學校年刊亦所歡迎本埠請接電話九〇三五八號外埠請寄浙江路五三六號華豐印刷鑄字所

十日談

聖雄甘地

印度之非武力反抗者甘地，近又開始其和平手段之革命運動，為政府當局拘捕入獄，人或慮其將再行絕食而自殺，以達到其成名之目的。吾意甘地必不如此，甘地絕食三週後，體力尚未恢復，必不肯再行嘗試此種危險之事，彼蓋將領導羣衆以奮鬥，非求名，亦不欲以生命為兒戲也。夫甘地以空手與強有力之印度統治者反抗，已近十年，其不懈不倦之精神，誠有足令人起敬者，回顧我們的抗日，交兵刃則望風奔潰，言抵貸則掩耳盜鈴，近且以充實國力的煙毒，簽停戰協定以求苟安於一時，以視甘地之果敢有恆，豈不將愧殺人耶。彼馬路上之紅頭巡捕，吾人每以為亡國奴而輕視之，實則吾人自審，並此種印度人而不如也，吾人曾有力以表吾全國人民之真意也耶。嗚呼，醉者已矣，醒者如何，吾人將靜坐以待覆亡之元臨乎？聞聖雄甘地之起，吾人當自奮勉焉。

九小島案

九小島都是砂礫土地，至多有些鳥糞的肥料，統共不過幾十方里地方，奉送了也罷，吾們地大物博滿不在乎這淺淺的地方。不過法國該當好好地和我们情商的，不該逕行派艦占據，如此行同強盜，有傷我們的體面，所以吾們是不高興了。否則吾們東北數千萬里地面，也並不怎樣心痛，豈有這一點點的要求而不能允許的。我們要提抗議，法國太輕視我們國家的國格了，我們要好好準備起來提個嚴重的抗議啊。

請多發獎券

航空公路建設獎券已於上月三十一日在逸園跑狗場開獎，據言得主為一俄國女子；從此中俄友誼，又當密切一層。年來天災人禍的結身，當局及慈善團體已發行大規模之獎券凡三。一為一月十六日舉行之萬國慈善賽，頭獎三十九萬元；一為五月三日舉行之慈善金博賽頭獎三十四萬餘元；三即七月三十一日開獎之航空公路建設獎券五十萬元。

不中者雖不因空費十元而窮死，得獎者都因此而團圓作富家翁了。這種辦法，大概即是民生主義。聞第二次建設獎券，已將發行，不久又可多一富人。竊思每次獎券，券額（航空公路券額有五百萬元）之半數，由國家收受，加之棉業借款幾萬萬元，又將陸續發行如華北四百萬庫券等等，為數一定不少，中國從此可以不再再窮窮，即舉一端而言，中央政費不已由二百九十四萬恢復到四百二十萬的原數了嗎，但願財政當局，多轉些念頭，多發些獎券之類的東西，或者因此在此公務人員十足收薪外，小民納稅也可稍減，則一舉而幾得了。

清查救國捐

出捐的人，大約總是拿出了算了，誰會問這中間的曲折和結果的。如其要問，當初何必捐？一切歷來的捐款，都是如此，而慈善事業之所以是一件慈善事業，便因此故。現在的救國捐，居然有人要來查起賬來，這不免是無風生浪，故意擾亂社會秩序。所以現在成立清查救國捐的什麼會，是有點可笑，好像小兒們戲耍，我上次給你的糖果怎樣了？或者托你給某的糖果為什麼你中飽了，這是當二人和不時的故意搗蛋之辭，倘使一旦感情恢復依舊可以嘻嘻哈哈，消糜於無形的，我們且看清查的結果。

黨與新聞之關係

葉楚傖先生在上月的紀念週上，曾大談新聞紙的話。葉先生為新聞家前輩，所談當極有價值。紀念週裏面有幾句話說：『報紙除去為個人而辦，另有作用外，其餘如為國家而辦報或為新聞而辦報，其目標必同，其主張與希望與本黨亦無二致。』我的朋友不說：『為國家而辦報的應有真確的新聞，為新聞而辦報的也應不時指出國家當局的功罪。』我的朋友聽了，還是有些不懂，他說：『其主張與希望與本黨亦無二致』又是什麼解釋呢？

發掘黃金

正在國外發現古城皇陵之... 却有掘金審查會之設立。緣武昌孔庚宅在其房地下掘得黃金無數，後又發現數窖，嗣經人告發，當局於是派員加入；現正在繼續發掘中。竊思四海之內，莫非王土，土中之金，莫非王物，自應一律充公。要知黃金比古城，用途大得多，而我國幾千年文明歷史，藏金必多，何妨命令全國人民，一將將足下土地發掘，不到一年，所得金藏，定超棉麥借款千萬倍。屆時連同各種借款，一次還清；再將全世界的軍火買來，四海稱王，舍我其誰！

裸體運動

假使裸體運動，即裸體動作之謂，則海內外，固無往而不有裸體運動也。假使裸體運動當作一種新潮而言，提倡男女在大庭廣眾之間不穿衣服褲子，則的確是值得注意的。不過裸體運動者，也自有其合於衛生及道德之許多理由；所以萬百事總勿要從壞處着想。提倡婦女自立是偉大的，但是想一想開來把花瓶時一般大人小人之醜態，則又使人懷疑到婦女運動的本身。為救國為慈善事業而捐款是偉大的，但是算起賬來，二千多萬倒被人撈去了一千多萬橫塘，實令人永生遠不敢救國及做慈善事業之念。原來天下萬事，到頭總是一場空夢。做人如此，做事也如此；馬馬虎虎好了，何必查根問底。

大滬花園

日來平市府取締婦女之風甚熾，而上海三十六畝之大滬花園開幕消息亦宣傳不遺餘力，同時更聞有人在新京組織舞場之說；各地風尚，究竟不同。在同一政府之下，道德標準，竟有這樣的差別，這真是我國天才多的證據。要知天才是出人頭地與眾不同的，富創造力，不願與人苟合；所以各行其是，各顯神通；我此地禁娼，你那裏叫局；我此地鴉片公賣，你那裏捉到了煙客處無期徒刑；我這裏抵抗，你那裏求和。光怪陸離，令人

目錄

封面	光宇
十日談——聖雄甘地	九
島案——請多發獎券	清
清查救國捐——黨與新聞之關係	清
發掘黃金——裸體運動	清
大滬花園——凶犯性慾問題	野獸園
寫不出的文章	洵美
道聽途說	郭明
究竟有沒有藍衣黨	斯鳴
中國現代化的徑途	增
馮玉祥與察哈爾	增
罵人，風與吐瀉	增
論偵探小說	增
一封給未婚夫的信	增
女性在游泳池	增
高橋的文明	增
電影劇本的編製	增
日文霞	增
日本少女大賤賣	增
開羅的一夜	增
懸賞一百元	增
笑話	增
十日情殺案	增
編輯者言	增
漫畫	增
光宇	增
淺字	增
丁聰	增
文少飛	增
振宇	增
飛	增
文傑	增

定報價目

每份大洋一角

國內	全	年三元	全	年四元五角
國內	半	年一元六角	半	年二元四角

郵費在內

廣告價目

甲種	每方寸洋一元五角
乙種	每方寸洋一元二角
丙種	每方寸洋一元

人目眩，長此下去，保管你日本人英國人來到此地，一個個昏迷而死。

野獸國

八月四日中華國術大馬戲為災區難民請命登載廣告曰：「欲知中華國術之真諦，欲探東方難民於水火，欲喚起中華民族意識，欲欣賞中國精深藝術，不可不看中華國術大馬戲。」初讀之幾疑中國為野獸國。

嚴懲文賊文騙

我國文壇早已布滿妖氣，最近不知爲了什麼原因，互相攻訐，更是醜態畢露。各報揭載其事，不厭詳細。假使外國人也讀中國報，再以文壇情形推論政界一切，其結果實不堪設想。

我想會余雖犯盜竊之罪，但鄭趙之作，亦非從娘肚裏帶來；他們生吞活剝的抄襲，也早有人指出；現在又把從前人家罵自己的話罵別人，其忠恕之道耶。我想編著書集，誰不參考人家的作品；譬如說鄭著文學大綱，有幾段不是抄襲來的？趙著的什麼世界文學那一段不是節述外國雜誌上的文壇消息？以五十步笑百步，大可不必。煮豆燃箕，相煎何急！

同時，我想，文人者，人也，國民也。既是國民，自難逃國家法律的干涉。竊人錢財者，徒刑。然則竊人文章者，何不提起公訴？

一任若輩互相謾罵，而視若無睹，豈裝癡耶？假使我一朝大權在握，我一定把這般東西捉了來，判他們罰作苦工，讀書十年；中國文壇，或尚有乾淨之一日。

囚犯性慾問題

最近司法當局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對於監犯之性慾問題，大開宏恩；若在獄中行端正，相當時期中，可出外滿足性慾一次。但一切似專對有老婆者而言，我想沒有老婆的，一樣有性慾，若在獄品行端正，而同時亦有性慾上之需求，不知當局將如何解決之？

寫不出的文章

·邵洵美

有許多文章是寫不出的；並不是學問或是經驗的關係，根本是人的本身問題。譬如我自己，我就想到過許多題材，而始終沒有寫出來。有時候覺得可以寫了，但是一提起筆，連轉的什麼念頭都完全忘掉；有時候寫了幾個字，却覺得別人會寫得比我更好，便又停住了筆。還有一種文章是我自己寫不出，別人也寫不出；好好的題材，祇能擱置不用。我想許多做文章的人，一定也有這種經驗吧。

我是一個對於生活極滿意的人，我覺得人到世界上來的確是來享福而不是來受罪的，但是要我把我滿意的情形寫出來，那可無論如何也辦不到。有許多人說，我對於生活滿意的原因，是因為我的經濟尚寬裕；我可以說這個人根本不能了解我，當然我是不會把我的人欠欠人的單據去給每一個人看的。況且真有錢的人很多，爲什麼他們都不能滿意呢？又有人說我根本沒有吃過苦，所以覺得生活甜蜜；這句話恰好相反，我吃過的苦是不可以計算的，真正知道我身世的人一定會同意。但是我無論吃到什麼苦總很快樂。我覺得吃苦也是一種特權，也是一種天意。爲什麼我吃得苦，你吃不到呢？譬如吃東西，不論甜酸苦辣，多吃一種究竟是多一次享受。還有人喜歡吃酸吃苦吃辣。甜的更缺少刺激，吃多了反而胃裏不舒服，心也會悶。我是一個懷望着「苦盡甘來」的樂觀者，我並不希望吃苦會得到什麼報酬。要我吃苦我便吃，我並不想表示什麼不滿。

事情是這樣的，我覺得我所做的一切事情，從沒有一件對不起自己，從沒有一件不忠實於自己。譬如說，我喜歡文學，我知道我是一個天生喜歡文學的人，在任何環境之下我總沒有把他冷淡過。即使我在做生意的時候，吃黨飯的時候，一有機會，我就飛過去接近牠。有人奇怪我爲什麼一天到晚手裏要帶本書，原來他們不知道我的苦心。從這個出發點看出去：有許多朋友，起初費了十多年工夫學藝術，結果是丟了油漆板去批公文，還有幾個會立誓要成大哲學家的，眼睛一睜竟掛了皮帶在做紀念週；環境使他們對於自己的志向失節，我祇有對他們表示憐惜。

有資格對於人家羨慕的人表示憐惜，或者也是人生一樂吧？

我希望自己或是別人能寫一本小說，題目可以叫作「永別」。並不是和好友或是情人的永別，而是自己和自己的永別。主人公應當是個男子，是一個天賦極聰明的男子。他的孩童時期的情形，小說裏可以不必提到。小說開始的時候，主人公不妨有三十歲左右的年紀了。環境或是學業的關係，他可以已經有了很堅決的志願；他可以做一位藝術大師，或是錢業首領，或是教育名宿。但是時代的轉變和機會的到臨，他竟踏進了一個他素所鄙棄的集團裏。爲了名，爲了利，他改變了他的志願，而做着完全和他自己相反的行爲；他擱置起了當日一番研究的成績，他屏絕了當日一般志同道合的知己。但是有一天忽然走進了一個他當日所常往常來的環境中，他竟感覺到他是另外一個人了。當日真實的他早就失蹤，現在他過的是自己欺騙自己的生活。因爲他自己的不忠實，他疑心每一個他的朋友虛偽。結果是好朋友不理他，壞朋友包圍着他預備有機會對他作最後一次的打擊。他懊悔，他恐慌，他又得意他欺騙的手段；但是幕內心的衝突，終於給名利戰勝，他決計和真實的自己永別。聰明的作者一定會給予這篇小說一個更好的結束。或者竟可以給予當今時局問題一個解答呢。

道聽途說

近訊：丁玲未死，聞蔣委員長已派張某勸其歸正。

吳稚暉李石曾褚民誼爲中國畫報編輯之老前輩，二十年前曾在巴黎發行世界畫報，近聞有復活說。

前造幣廠長郭伯良氏，近極注意實業，自接辦金牛牌橘子水公司後，聞又將有氣氣廠之設立。

李石曾張公權氏等擬在上海建造一最華麗之中國戲院，其目的在保存國劇及提倡文化。

蔣委員長在廬山創辦爬山學校，聞加入者完全爲下江人。

石世磐有聲電影已成功，第一張試片當攝製某要人演說時之聲調及姿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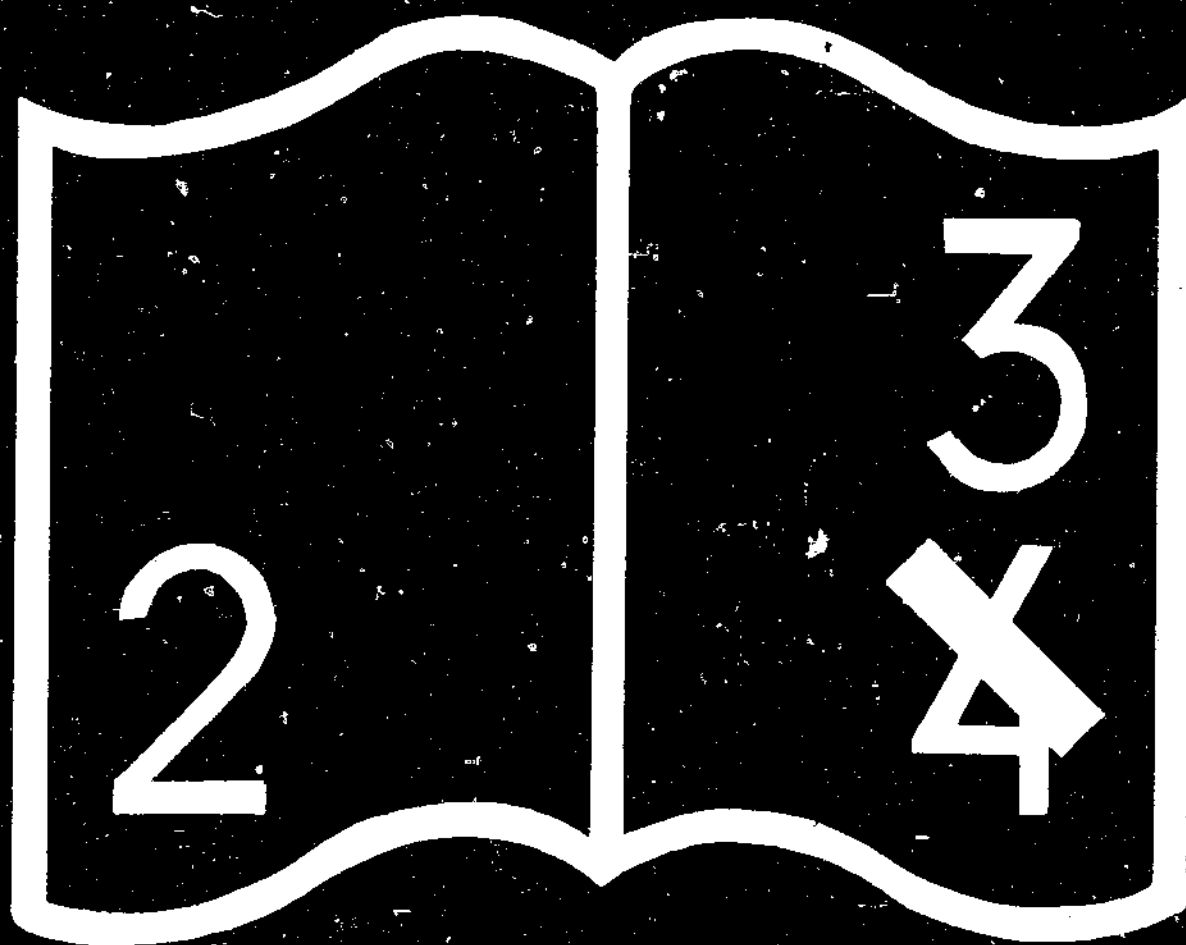
報傳張學良回國後當任航空要職，不確。

河東衛士現在倫敦養病，返華後當主辦五百萬元經費之醫院。

廣西大學校長馬君武，日前來滬，被友邀至某舞場跳舞。馬君聲言華人跳舞，實無禮貌，歐西風俗請舞時，須先向舞女一鞠躬，舞罷再一鞠躬。

張靜江氏第五女公子海蒂，曾留歐美研究藝術，歸國後見國中藝術界之墮落情形，不願同流合汙，因是深居簡出，絕少交際。

航空獎券特獎得主聞非俄國女子；回力球場上期搖彩頭獎獎金則至今尚無人領取。



编码错误

究竟有沒有藍衣黨

郭明

近幾十年來中國似乎已變成了一個猴子的國家，每一樣外國的新玩意好像非仿效一次不可。革命的結果是換了一班人馬；共產主義的流行造成了許多暴發戶。意大利法西斯蒂聲浪的進口，使伍光建翻譯的「俾司麥傳」一下子銷了五千多本；接着國中便又盛傳有所謂藍衣黨的組織。說的人都似乎有憑有據的，聽的人也祇得將信將疑。楊杏佛被刺以後，此種聲浪更厲。七月十九日英文大美報更發表一張藍衣黨預定暗殺名單，消息傳佈開來，中央深為憤慨，電令滬市府就近警告該報，并勒令即日更正（見廿一日晨報等）。吳市長因此特發表談話云：十九日英文大美報發表專事造謠之廣州先導社及宣傳赤化之中國論壇所捏造之新聞一則，查其所載藍衣黨預定暗殺名單及其附帶說明，均係無中生有。此種新聞來源，明眼人一望而知其為有意挑撥中央與各地黨政軍及各界領袖間之感情，報紙不察，轉載此種無稽消息，不獨影響時局，且使社會因此無故發生一種恐怖，就報紙本身而言，於其社會信譽亦頗有關係，本人對此深為惋惜。（見同日晨報）我是不相信報紙上的消息的，同時大人們的宣言文章我也難得去擊節嘆賞。但是藍衣黨的消息是太可怕了。當然我決不會相信這張名單的事實，不過一個法西斯蒂式的組織是值得注意的。吳市長發表談話時我未到場，不知除報紙所載外有無更詳細的話。要知所謂藍衣黨組織的謠傳，為日已久，社會人士，幾乎深信不疑；而中央負責人員亦從未有切實否認的聲明。吳市長的談話中也好像祇為那張名單辯白。那麼，所謂藍衣黨者，究竟有沒有呢？為使社會人士安心起見，在未會看見當局切實的聲明以前，先作一個比較詳細的探討。我可以分作三段來講：（一）謠傳中的藍衣黨（二）與某要人的談話（三）藍衣黨是否必需的。

謠傳中的藍衣黨

據說是中央黨部內一部份忠實同志的祕密組織，他們利用這個組織來撲滅一切黨內黨外的惡勢力。這個組織的同志都穿藍襯衫，映着白白的臉袋，隱含着青天白日的意義。他們對付惡勢力取以下三項程序：（一）偵探（二）警告（三）懲罰。懲罰即暗殺，沒有第二種方式。有一位陌生朋友曾經講過一個藍衣黨的故事，說是一個黨中同志親口對他講的。他講得有聲有色，若非聽者有把握，幾乎會相信他的話千真萬確呢。他說有一個黃埔畢業生，曾經當過旅長，後被遣散，竟致失業。忽聞有藍衣黨之組織，認為與黨與國，均有非常利益，便直接去求見委員長。委員長聽他說明來意，竟拍桌大怒，罵得幾乎把他罵死，接着又在他左右頗重重地打了兩下，便將他趕出房外。這位畢業生一腔熱血換了兩記巴掌，跨出門檻，越想越難受，不禁淚如雨下，低着頭走到大門相近，忽然在號房裏走出一個衛兵模樣的人，傳給他一張條子，上面寫着一行小字：「到××路××號去見××人」，他一看是委員長的筆跡，大喜欲狂，原來方才一番情形是試探他的心腸罷了。他想到那種仙人點示法的方式，從此便死心塌地佩服委員長偉大的人格。他依了地址走去，祇見一長條的高牆，大門口站着兩個青布短衫工人模樣的人，見他來並不理他，他問話他們不回答，他往裏走他們也不喝住他，他便一直走到裏面一宅洋房的前面。門是關着的，他按鈴也沒有人出來。從玻璃窗中看進去似乎是一所空屋。他常讀偵探小說，知道此中定有玄虛，便聲色不動地站着。果然，不上二十分鐘，方才站在門口那兩個穿藍布衫袴的人走了過來。他們不問什麼話，把他帶到大門口。到了門口便問他沒有什麼事情。他說奉委員長的命令而來，他們看了條子，便帶他走進號房，走進號房的裏間。忽然號房的牆壁移動起來，頓時現出一隻梯子，他們便叫他一同走下去。下面是一條地道，一些沒有光，在黑暗

中走了幾分鐘，似乎又有一隻梯子，他們便走上梯子，上面的地板開了，於是到了上面的房裏。上面站着兩個軍士裝束的人。穿的是藍襯衫！他於是放心了。

他們又帶他轉彎曲地走了不少路，最後來到一間房間的門口，便站住了。房裏的人似乎早知道外面有人來，房門自動地啓開。他於是見到了藍衣黨的領袖。領袖原來也是他當年的同學。他看了條子不說話，按鈴叫了個勤務兵進來，帶他到一間小房間裏說，這裏是他的宿舍。他住了一個多月不見一些動靜，也沒有什麼工作，正待詢問，那個勤務兵拿來了一卷印刷品，又有一張表要他填，他於是明白他已竟被認為黨員之一了。那卷印刷品便是教他以後將做些什麼工作的話。那位陌生朋友說到這裏便不說了，我問他現在那位朋友在什麼地方，已經做了什麼工作沒有，他祇是笑着點點頭。他又似乎想了一陣，便說，以後的話我是答應守祕密的。這位朋友的敘述，真是曲折離奇，活像一篇偵探小說。我聽了當然不相信，但是難免沒有相信他的人。我為了要證明謠言的鋪張，特地一字不改地記了下來，此後當講我與某要人的談話。

某要人的談話

某要人是我七年前留歐時的同學，我不多時以前在上海滄洲旅館碰見他，便問他藍衣黨究竟有沒有，并把上面的那段故事講給他聽。他聽了便笑着對我說道，你那位朋友的造謠本領確實不小，但是祇要有一些常識的人，總不會相信吧。試問中央負責同志，為什麼要有這樣一個畸形的組織呢？為黨為國，一切事儘可以光明正大地去。惡勢力的去除是在名分以內的事。況且叛黨叛國，法律也有處分他的明文規定。但是這種謠言也有相當的因子。中央不是有個軍事學校嗎？該校學生的制服多藍色，大概因此使一般好事者發生疑問；一傳十，十傳百，結果便成了你朋友講的那篇故事。還有去年汪先生在上海開會，後來上了台，因為種種的關係，把當時信從他的同志，留下一部份在上海。他們做了一陣彈冠夢，不見實現，於是便合起來辦了一張報，將黨內一切事情，不負責任地露布出來；同時又故意說些藍衣黨活動的話，他們的目的本是一種條件式的要挾及誣蔑，但是後來有和事佬出來調停，將他們責罵了一番，漸漸便噤口無言了。接着共產黨出來利用，因此最近關於藍衣黨的謠言，又熱鬧起來。試問假使真有其事，而這個組織是由中央負責同志主辦的，那麼，為什麼不公開呢？去年蔣先生為了此事，曾大發雷霆，不有過切實的聲明嗎？況且中央所痛恨的是黨內有黨，假使再辦什麼藍衣黨，不是自相矛盾嗎？我聽他言之有理，當時便對他表示了絕端的信任；但是一走出門，謠言又撲上面來。我不相信牠有，也不懷疑牠沒有，現在試以客觀的態度來論藍衣黨是否必需的。

藍衣黨是否必需的

黨內黨外的紊亂情形，今日之下，可毋庸否認。負責人等自必想出一種方法，在不受任何限制干涉之下，能有一種超然的勢力，來積極地處置之。藍衣黨是一種思想中之組織，當是一種解決紊亂而使社會國家入於紀律化的一種組織；為了要達到牠的目的，在必要時，可以採取任何手段及方式。又有人說藍衣黨是一種法西斯蒂式的組織，是根基在國家社會主義的，其行為非特對內而且對外，鐵血團等也是他的一部份工作。如其照這樣說，那麼，所謂藍衣黨者，即法西斯蒂之變相，而是在國民黨以外另一個政黨了。所以我討論的範圍便不得不擴大出去。原來法西斯蒂的藉口是愛國，其結果是一個更激烈的國家主義。但是愛國和國家主義，原則上已有天壤之別。前者是天然的，後者是人工的。前者是道德的，後者是物質的。他們的不同正像愛情與肉慾的不同。真正的愛國者從大處着想，他不但希望他的國家物質上的富有，他更希望他的國家有精神上的勢力；他願他的國家用鎗炮來統治全世界，而要以文化來做全世界的領袖。他的政策是自己本身的振作，而不是對旁人的侵略。但是一個國家主義者眼光和氣

中國現代化的徑途

· 孫斯鳴

我不知道這到底由於日本外交代表在國際會議席上一語給我們的刺戟，或是純出於我國人士自己從痛苦的經驗中體味出來的一種覺悟，我們在開了幾十年的『維新』，『革命』……以後，現在忽然又來大談其現代化的問題了。

『中國根本不成爲一個現代化的國家』，這點我們承認。我們不能以其係出諸日人的口，便可以因人而廢言，我們祇消與並世幾個配得稱爲『現代的』國家一比，相形之下，自然祇有汗顏無地，一切皆祇有自愧弗如了。

我們應該仔細想想：中國何以不能成爲一個現代化的國家？近幾十年來，我們不是革過好幾次的命嗎？我們又不是有過所謂新文化的運動嗎？再早我們還不是有過維新運動嗎？我們經過這許多的階段，怎麼至今還不能把國家引上一條現代化的路？日本以六十餘年維新的努力，可以造成它的今日的地位，爲什麼我們不能呢？

要解答上述這些問題的癥結所在，一個詳細的分析似乎是很有必要的。

原來中國有現代化的覺悟，並不自今日始。考這種覺悟的本身，本就是我國受外來刺戟的一種反應。我國最初感受到這種刺戟，要算鴉片戰爭。那時國內幾個比較開明一點的士大夫，若曾左李胡等，本已有這點覺悟。不過他們的這種覺悟一時都還爲成見所固，對於西洋文明，僅僅得到一點皮毛而已，並未有一種透澈的認識，所以那時他們所行的新政，始終跳不出『整軍』『裕財』兩事。充他們那時的成績，正如梁任公先生所說，『也不過祇知有兵事而不知有民政，知有外交而不知有內治，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國民，知有洋務而不知有國務……』以爲中國之政教風俗，無一不優於他國，所不及者惟船耳，砲耳，船耳，機器耳，吾但學此，而洋務之能事畢矣。』當時的見解如此，其不能達到救亡圖強的目標是必然的了。

到了甲午戰起，德相俾斯麥一眼看透中國的弱點，便預先斷定中國的必敗。他說：『中國與日本競爭，日本必勝，中國必敗；因爲日本到歐洲來的人，討論各種學術，講求政治原理，謀歸國爲根本的改造，中國人到歐洲的，祇問某廠的船砲造的如何，價值的貴賤如何，買了回去使用就完事』，這裏我們便很可以看出中國所以不及日本的真原因來了。

由於甲午一戰的失敗，使我們又生了一種新的覺悟。當時一班新士大夫階級，知道中國如欲圖強自立，單靠學人家的船砲利是不夠的，至少要得在政治方面，更有一種新的改革，

最初具體表現這種覺悟的，有康梁的變法維新運動，但後因義和團的一擊，這運動又僅僅成爲曇花一現。直至到了辛亥革命成功以後，中國政治上總算經過一次徹底的翻騰。我們從講求船砲利轉而至於革新政治，這進步當然是很顯然的。

可是不幸的很，我們這種革新的運動方在發端，而北洋軍閥和政客的大團結已經完成，這使我國政治又不能不混亂者十餘年。在此期內，最值得我們大書特書的，當然要算五四運動了。那時我們靠了青年一班人的鼓吹，中國人對於西洋各方面的知識，才知道盡量接受。中國人對於西方文明的認識，至此始換上一個新的觀點。過後則民國十五年的那次大革命，振起我全民族的覺醒，照理我們很可以利用這個機會，把國家整個建築於一個現代化的基礎上。可是當時一般黨國要人見不及此，他們祇能在叫器上用工夫，不能腳踏實地去努力，他們祇求氣的發洩，不求力的養成，故不久腐化惡化的勢力一齊抬頭，便又葬送了一個振弱圖強的絕好機會。

這次中日事起，我國的弱點又整個暴露，我們在開了幾十年的革新之後，想不到現在發現了阿蒙還是幾十年前的吳下阿蒙，我們現在回溯這篇痛史，這筆苦賬，應該有一番怎樣痛切的悔悟！

第一我們應該澈底悔悟，我國向來對於西方的認識，的確是太膚淺了。最初我們以爲祇有船堅砲利，聲光化電，奇技異巧，爲西方文明的特色，張之洞因爲這有這大前提，故倡『中學爲體，西學爲用』之說。近則更有人以西方文明僅限於物質的，東方文明才是精神的，於是憑空又造下了不少『精神上的義和團』，他們根本不知道潛於這種物質的奇技異巧的背面，尚有它的精神文明在。我們不能握住這種西方精神文明的核心，僅僅想在表面上攪得一點物質的虛影，無怪我們越想摹仿西洋，越不能與國情相調適。日本人早知道如此，故他們到歐洲的人，早就注意到『討論各種學術，講求政治原理，謀歸國爲根本的改造』。可是我國人直到如今，反妄想國內則停止大學文法學院的招生，對國外留學政策，則又限派理工科學生爲止，這根本還不是『中學爲體，西學爲用』模範的出處嗎？這如可能把中國引上現代化的路，那末中國早就應該現代化了。歷史竟不能給我們一點教訓，這是我們認爲是最痛心的。

第二我們應該澈底悔悟，建設一個現代化的國家，人的現代化也許較物的現代化還更爲迫切，中國有大部分的人民，至

(續文見第十六頁)

世界銀行

營業時間
每日上午九時至下午五時止星期日休息

上海世界商業儲蓄銀行

總行上海四馬路

種瓜得瓜
種豆得豆
及早儲蓄
終身無憂

馮玉祥與察哈爾

樹抗日之大幟，自華北停戰協定締結以來，北方戰局，告一段落，不料中委馮玉祥先生，突於察哈爾省樹抗日之幟，其始人皆以為徒鳴高調，有意與中央為難。其後馮軍占領多倫，驅日偽軍於察省之外，藉以昭示國人，抗日並非空言。一面中央既與日有停戰協定，不欲重起戰端，而以爲抗日之道，乃在充實國力與剿滅匪共，不自量其與武器精良之日人戰，非知者之所爲也。因對馮之抗日，頗懷不滿，欲其取消同盟軍總司令名義，以收全國統一之宜，於是北平與張垣間，信使往來不絕於途，其間一度曾傳時機危迫，有一觸即發之勢，但後以廬山會議，汪蔣仍主和平，而局勢乃轉趨光明焉。

克復多倫之經過 自馮軍克復多倫以來，忌之者用盡種種毒計，或謂其非得自日寇之手，莫不共知，而此次受傷官兵，除不能運送者留置多倫調治外，其能運送者已迎護來張垣紅十字醫院，並有一小部送往北平協和醫院，至陣亡官兵，則新塚塋壘，屍骨未寒，各官兵爲抗日復土而流血，求仁得仁，本無所容心，（中略）玉祥今謹願我全體國民衆團體暨新聞界，再派員來張視察，此間有無傷亡官兵，並詢漢蒙民衆，多倫是否不戰而克，如能至多倫參看戰跡，一白其冤，不勝感幸。馮氏究竟有無抗日誠意或決心，可於九四老人馬相伯先生賦時事詩中看出，詩云：移山填海尋常事，上智由來出下愚，借問大難能有幾，北馮南李唱嗚呼。



伊字報

畫分無家一島只

中央軍入察 無奈馮氏雖志在衛國抗日，而中央方面始終未能釋疑，據廿一日申報載，中央軍有十一師之衆，奉令向察方積極推進，所幸尚有廢止內戰大同盟會主持公道，於廿二日急電國府行政院軍委會軍政部平軍分會云：外侮未已，匪亂日熾，而對察又聞有用兵之說，曷勝駭懼，敵曾之愚，以爲馮氏果志切抗日，則保障察境，應予容納，設或有別有主張，亦當以政治手腕解決，避免武力，總之國家元氣，不可再自斷傷，應留實力，以禦外侮，公意所在，祈賜察納。廿四日時事新報之社評曰：國人無不而知政府於完成統一，務取如何途徑，願廿餘年來之歷史所示，武力統一既路不通行，尊重地盤與實力之資本，以作談判之單位，亦屢試而屢敗，則坦蕩大道，其惟捨棄現實，而以至中正和平之態度，循序勸求黨國合法合理之最後解決耳。政府對察問題，固已用盡種種方法，以求解決，概未見效，於是廬山會議之召集，（按廬山會議之召集，雖非全爲察馮，但中心問題，則在於此，無可諱言）。

廬山會議 自廿四日起，蔣中正汪兆銘等連日開會討論，結果大致如次：（一）察馮問題，決先用政治方式解決，以兩電懇切勸諭，或再派人前往竭力疏通，如仍不能解決，再視事實上之形勢，妥定辦法；（二）西南問題，亦仍以和平及政治方式消釋其誤會，務使能竭誠合作，一致對外；（三）新疆問題，決擇西北相當地帶，選派大員，前往坐鎮，並設法籌劃開發，其名義由中央決定，人選以願祝同聲聲爲高；至關於四川善後及中央各部會中之一部更動，與某某併，政府改組問題，均定一原則，俟汪兆銘等回京後，提中政會，作最後決定。以下二要電，係汪兆銘蔣中正聯名發出者，其一爲廿七日致陳濟棠李宗仁電，聲明中央無對察用兵意，即其他一切重大問題，亦取柔和態度，待五全會解決。其二爲廿八日致各省市黨部各軍政機關團體電，文曰：今日救國方策，治本莫要於充實國力，民力不充，農村破產，工業幼稚，故商業無形凋敝，含發達國民之生產力，則別無充實國力之道，而匪氛肆虐，患在腹心，赤禍充塞，人論禽獸，若不剷除，不特人民無安居樂業可言，即一切計劃，均受牽掣，乃至捍邊圍困，禦侮自衛，亦皆不能爲有效之實施，中央憂慮於此，故集合各軍，悉力進剿，務期於最短期間，清除匪禍，拯救人民，同時注重整飭吏治，申明軍紀，使人民生命財產，得所保障，並確定以棉麥借款充農業工業建設之用，絕不移以增軍費，凡此本標兼治，實爲今日救亡圖存不易之方針，蓋國難至此，中假者咸自棄，輕心以赴者，亦徒以益禍，惟有一面盡其在我，一面確立國家生存之最低限度，凡迭次所宣示不簽訂割讓或承認之條約，必堅守勿渝，倘逾此限度，雖任何犧牲，亦所不惜，至於國際正義之同情，固吾人所接受，經濟及技術之援助，亦吾人所需，惟此乃爲國家自存自立之助，絕非引用外力，損及主權，亦非憑藉外資，以爲經營之用，尤非藉以縱橫捭闔，重貽東亞及世界之糾紛，吾人深信國內和平，國際安定，爲建國過程中最重要之環境，當以全力謀其實現，此可謂切爲中外告者也。今日之中國，外患共禍，交相煎迫，含全國人士精神團結一致努力，無以挽救，內都即有問題，惟當屏除意見，認清事理，以求解決，對內用兵之說，非惟不忍言，亦不忍聞，數月以來，察省糾紛，即其一例，中央對於馮委員玉祥在察省一切舉動，深爲國危懼，然馮委員若能接受以下諸原則：（一）勿擅立各種軍政名義，致使察省脫離中央，妨害統一政令，凌假成爲第二傀儡政府；（二）妨害中央防邊計劃，致外強中乾，淪察省爲熱河之續；（三）勿濫收散軍土匪，重勞民力負擔，且爲地方秩序之患；（四）勿引用共匪頭目，煽揚赤禍，貽華北以無窮之禍，以上諸端，中央認爲不僅關係察省存亡且關係全國安危，萬不能因循遷就，如馮委員果能深體黨國艱危，民生凋敝，自當接受此原則，中央亦必開誠相與，極願共負艱鉅，始終擁護也。要之今日國難之嚴重如此，共禍之

猶豫又如此，吾人惟有忍辱負重，努力和平，實現救亡圖存之根本方案，任何方面皆不宜橫生枝節，危及根本，中央同人，以此自勉，惟國人共鑒之。卅日大公報之社評曰：此次應會結果，空氣轉變，汪蔣代表政府，表示具體意見，此較之過去空言敷衍時期，似已略有進境，吾人希望政府派員赴張，開始實際談判，促成和平解決，則幸事也，誠以自殘自損之結果，只有加增華北危機，加弱國家地位，汪蔣或任何一人，皆無以善其後也。留滬中委李烈鈞對汪蔣僅電表示：(一)必須馮玉祥取消抗日名義，則應商定相當步驟，以全雙方；(二)對於察省善後，當有具體辦法，其餘多可不成問題。

馮玉祥仍要抗日 廬山會議後，汪蔣聯名於二十八日發出通電，對於察事，提出四項意見，馮與汪蔣通電大有針鋒相對之勢，馮電到平，何應欽當即致電汪蔣，請示辦法，昨晨軍分會開會，並提出討論，咸以關係重大，俟汪蔣覆電到後，再定辦法，昨晚已有電到平，仍主和平處理，非至萬不得已，不尋求最後有效辦法，三日何應欽已本來電意旨，擬有三項辦法，即着手通行，黃鄂三日十時一刻，亦專車離平，前往廬山謁蔣，有所接洽。

平綏路上，自火車中斷以來，形勢較為緊張，雙方在辛莊一帶對峙，中央軍王敬玖，關麟徵各部，擔任最前線，龐炳勳已就第十軍團總指揮，在沙城指揮各軍，徐庭瑤昨晚偕同龐之副軍長馬法武，赴沙城晤電，接洽軍事，察省方面，劉桂堂部上月下旬，開始由沽源南移，現已開至赤城龍關一帶，孫良誠亦到赤城會同劉桂堂企圖抄至延慶南口後路，宣化則由方振武部駐守，今午平綏路北車，軍分會參謀處候某掛一包車赴沙城，關係奉命赴察，到沙城後，再行轉道前往張垣。

何應欽三日午對記者暢談察事，略謂「中央對於察事，始終本和平之旨，審慎將事，余因馮先生態度捉摸不定，難於處置，已感頭痛，察事本屬極平易問題，乃竟遷延不決，國人對外全能屈服，對內何以不能退讓，余思至此，悲憤欲絕，汪院長蔣委員長發出抗日通電，對於察事提出四項意見以後，馮先生發出世電，其中所述頗以收復多倫，沽源，康保，寶昌為抗日功績，然除多倫有偽軍李守忠部外，沽源寶康等處敵人為誰，世電又述中央不欲宋明軒(哲元)回察，更屬抹殺事實，六月十七日軍政兩委員會，即有命令保宋回察，有案可稽，馮先生世電主張極為強硬，然對於前方各將領，又暗示可以接受四項原則，態度極為和緩，真意何在，殊難捉摸，有人語余云，馮先生甚願接受四項原則，世電係公開之表示，不得不爾，其實尚有變通辦法，亦無得也，果爾，誠屬國家之福，中央對察，始終主張和平，祇望馮先生及早覺悟，頃聞余已擬有三項辦法，將直接電馮先生或派代表前往接洽，三項辦法：(一)望馮體念國事艱危，早日取消名義；在此時期，對外局勢行動，非特無補時艱，反足危害國家，加以亂收兵匪，擾亂治安，足貽患無窮。允宜早日收縮，免使察省為熱河之續；(二)由宋哲元回察，馮將張宜一帶雜軍，撤往北去，俾便整理，蓋各部雜軍，現已南移，散處張垣宣化鐵路附近，且紀律不佳，任意勒索，民不聊生，宋氏回察，處置困難，故須調至相當地點，加以整理，俾免宋氏回察有所阻礙；(三)在馮部撤出張宜之後，宋哲元未回任之前，由修麟閣以察哈爾警備司令名義，維持過渡之治安，修氏既係馮之親信，軍分會前亦曾任修為察省警備司令，頗為適當，以上三項辦法，極屬平易，甚望馮先生能即遵行，總之，政府對察，決用和平辦法解決絕不願別生枝節，重貽國家前途憂也，目前察省軍政混亂，馮委師長，多至二十有餘，只要招得千百人，即可博得一師長之名，如此下去，將何以堪，方振武近有代表來平，表示方已略有覺悟，希望政府予以相當名義，方部主力，計分兩部，鮑剛一部，業經改編為四十五旅，月餉二萬五千，張人傑部亦改編為一旅，印信已經領去云云。

宋哲元再度調解

何應欽擬定三項辦法，電馮商洽後，馮復派代表由張垣到沙城，與前方將領龐炳勳、關麟徵晤面，旋關用長途電話向平報告馮氏代表到沙城情形，並表



示接受政府所提辦法，歡迎宋速返察省，馮代表等在沙城未多停留，即折返張垣，聞察事可望和平解決，宋次日先到平綏線等地，馮即日發表取消抗日同盟軍通電，結束一切，張垣附近治安，暫由修麟閣維持，地方軍政善後，俟宋返任，分別整理，按照何所定三項辦法逐步實行，平綏線情況，仍甚安謐，徐庭瑤今派參謀長李鼎承平綏車返平，向當局報告一切，龐關等重要將

領，今日均在沙城，應擬一二日內返平一行。宋哲元亦擬與馮會晤一次，面談察局，早日解決，原定遷赴張垣，後經當局勸阻，改赴下花園，即請馮到該地一晤，商定後，當局并轉電蔣請示，已接電允，準定即晚赴下花園，當局盼馮氏接受蔣注意見，按平方所擬步驟，早日實行。宋哲元，秦德純，定五日即率少數部隊赴沙城，決俟宋到，即下野，鄧哲熙在津已接到馮之無線電，可接受何應欽所提之三項辦法，何命宋回察令四日，文云，該總指揮即日進駐沙城，遵照政府意旨，處理一切，似此察局有急轉勢，宋駐東岳廟衛隊四日晚十一時廿分，轉車抵西直門候命。馮下野後，方振武，孫良誠，吉鴻昌，修麟閣，各部善後將編師，其餘各部將編旅，云云。如此則馮氏之抗日行動，行將有一小結束矣，但軍事情形瞬息萬變，在大局未得一定之展開以前，吾人固不必有所主張也。

(續自第四頁有沒完竟有沒完竟)

最却狹隘得多了。他僅有的目的是本國物質上的富強及政治上的權威。假使他是個英國人，他專求全世界的版圖能完全變成粉紅色。他以屬下的人民及疆界的擴充為唯一的驕傲。除了他已克服的國家都是他的仇敵。他對於異邦外國表示完全的不信任，於是異邦外國對他也表示猜忌。他認為國際組織是最虛偽最懦怯的組織。因了這種狹隘的國家主義，他有的反響，便是無國界的共產主義。因了共產主義的太廣泛，便又有法西斯蒂的組織來重立國界的分疆。這可以說是法西斯蒂成立的源流，同時還可以看出國家主義及法西斯蒂的分別的地方，在於前者是主動的，而後者是被動的。

假使我所列的政治的程序是對的，那麼，中國的法西斯蒂是否為同樣的政治勢力所促成的呢？假使中國真有藍衣黨，那麼，根據上面的敘述，我覺得他與其說是對外，猶不如說是對內的了。我們的國家主義有什麼成績呢？我們的共產主義是否有意識的革命呢？而我們謠傳中的藍衣黨是否對付着外來的政治勢力呢？假使不是，那麼，所謂藍衣黨者，不過是幫助某一黨派擴張勢力的一種恐怖的工具而已。擴張勢力不以政治的成績來取信於人，而用陰秘的手段來威脅成好，實是自殺的政策。我們的國民黨是決不會如此愚笨與野蠻。因此我的結論是藍衣黨是絕對不必的，同時又可以推定藍衣黨是決不會在國民黨統治之下出現。

論偵探小說

全增嘏

世界上的人可以分爲兩類：一類是愛看偵探小說的，另一類是不愛看的。當然，也有很多

人從來沒有看過偵探小說，但偏要人云亦云，對於偵探小說表示喜歡或厭惡。不消說，這種自欺的人是不值得我們提起的。

不愛看偵探小說的人又可以分爲兩種。一種是自命不凡或脫俗的高人雅士（英文所謂的 Snobs）。他們雖然曾看過一二本偵探小說，但以爲不配叫做文學；故與其化一塊錢買一本『無聊』的偵探小說，不如化五百塊錢買一部劍橋英文文學通史。這種人我們用不着與之計較，因爲他們喜歡看的書籍往往也很『無聊』。如『金瓶梅』，『Kama Sutra』……之類。再則，這一般人的理論根本是不健全的。他們以偵探小說非文學，故不讀之。那麼我們也可以同樣的說，『六藝』之一，故孔子弟子不應學畫。

還有一種人，口口聲聲，鄙棄偵探小說及其作者。但到了夜靜更深，却偷偷摸摸地，睡在床上大讀其福爾摩斯。這些心口不一的人都應該打十八地獄裏面去！

論到愛看偵探小說的人，那可真是多了。知名的人有美國已故總統威爾遜，英國有名政客 Lloyd George 與 Stanley Baldwin。再譬如哈佛大學教授 Kittridge 幾乎成了一個偵探小說專家，英國現代數一數二的詩人及文學批評家 T. S. Eliot 也曾寫過一篇長序介紹 Wilkie Collins 之傑作『The Moonstone』。尤其近幾年來，在西方，偵探小說的讀者，是一天一天的增加起來。結果只要有什麼好的作品出來，一二月間就要銷到十幾板。

本來偵探小說可以分爲兩派。一派爲 Edgar Wallace 的著作，其佈局總是很離奇的，但其壞處就是太喜用驚人之筆，所以結果只能與奮讀者的感情，不滿足其理性。還有一派可以 Arthur Freeman, S. Van Dine 及 Freeman Wills Crofts 作代表。他們的長處就是把偵探小說當成數學問題。用極嚴密的推論方法，根據所有的『線索』（Clues），一步一步求得答案。觀乎近來的趨勢，似乎歡迎後面一派的人比較的多——這末始不是表明偵探小說進步的現象。

西方偵探小說的發達史是很短的。從 Egar Allan Poe 以至 Wilkie Collins，再由 Collins 以至 Conan Doyle。從 Conan Doyle 再一直到现在——其間不過一百多年。但經過這一百多年，偵探小說的位置已經確定了。將來社會無論如何變遷，政局無論如何改動，偵探小說決計不會沒有人作，沒有人看。有人講，這是一種有開社會的消遣品，但看偵探小說在蘇俄那樣的盛行，（近來偶然看到 J. B. S. Haldane 的一篇文章，說到他在俄國的車站附近的書店裏面發現不少的偵探小說）就足以證明這種說法是住了。

講到偵探小說，我們就想起一個很有趣的問題，就是何以偵探小說不能風行于中國？中國的舊小說中，恐怕只有彭公案，包公案……一類的書，微略帶得有點偵探小說的意味。固然有一個時期，福爾摩斯亞森羅萍的名字也爲一班人所注意。我們還記得民國初年的時候也有人寫過幾篇中國的偵探小說。但問題是：爲什麼中國人總不會養成一種偵探小說癖？爲什麼中國總不會產生第一流的偵探作品？

關於以上這個問題，我想有下列幾條答案。第一：中國人不肯長思；無論對於什麼問題總不肯作一種持久的，有條理的反省思考。不講別的，只要看中國古來的書籍大都是筆記體裁，很少有系統的鉅著。同樣的理由可以解釋中國數學之所以不進步，也可以解釋中國偵探小說都是同數學解題一樣，用的是極嚴密的推論方法。Sir Conan Doyle 在其所著的留聲機片上說過。他寫偵探，說得力于他早年的醫藥訓練。胡適之先生教授論理學，總喜叫學生看偵探小說。也無非是因爲偵探用的工具實在就是各種科學的實驗方法。科學家注重事實的正確性。他們

愈是細微的事情，愈是常人注意的小節愈發留心。偵探家亦何常不如是。一片碎玻璃，一角破信紙——往往就是後來破案的重要『線索』。這種小心過到的精神，與中國人之馬馬虎虎的態度根本有衝突——無怪乎偵探小說不能迎合中國一班人的心理了。

還有往往聽見老輩責備人說：『這個人太好奇了！』——把『好奇』當做一種罪名，這就是中國事落人後的原因之一。西方人好奇，所以發明飛機汽車，所以發現鬼王星，所以有量子論，相對論，所以有行爲主義，所以有哥倫布，所以有牛敦。中國人不好奇，所以平庸，所以不進取，所以無論什麼難題都喜歡以『不了了之』，所以到了大難臨頭，只好束手待斃。西方人好奇，所以對於偵探小說感覺興趣；中國人不好奇，所以結果適得其反。這就是第二個原因。

當然，中國普通的人科學知識太缺乏，也未始不是一個重要原因之一。西方有許多偵探小說之所以能令人拍案驚奇的緣故，實在是其引用的盡都是科學裏面的秘密。譬如用毒瓦斯或微菌殺人；用氣泡注射到靜脈裏可以致死；用碳酸氣（Carbon Dioxide (CO₂)）可以凝結成很堅實的冰體，用來刺人，如利刃一般，并可入體即溶，凶器不會被人發見，人死後，手裏拿了手鎗，因爲肌肉緊縮，會放手彈出來……等等——這些豈是沒有科學常識的人所能了解？拿這樣的偵探小說翻譯出來，又安能得一班中國人的歡迎？再講，中國現在法醫的研究還是很幼稚，據說有幾省的法官還是抱了一部『洗冤錄』當聖經。同這些人當然談不到什麼科學驗屍法，手紋檢查法……等等。而民間對於這些新法更是從來沒有絲毫印象。既然如此，要叫他們欣賞偵探小說，當然是件不容易的事情。

說起來也很難怪，中國法醫之不發達，偵探術之無人提倡，因爲在中國——尤其是在這個年頭！人命是一錢不值的。一個人被暗殺了，算是『活該』；一個人能苟全性命，算是『狗運』。好在中國人口太多，死了一兩個人，也不關事。死了就死了，誰管是何人謀害，誰管他死得冤枉與否，誰有閒心去偵察出一個究竟。上海報紙上不是天天都有『無名死屍』的新聞記載嗎？在西方，這種新聞早要鬧動全城。要是警察方面人員不能破案，就要引起人民的公憤，逼他們辭職謝罪。中國呢？不要談了罷！談了令人心冷！西方人因爲看重人命，所以總惟願罪案有『水落石出』之一日。偵探小說讀者之所以在西方那樣的多，也無非是這人民心理的一種表徵。反之，中國人看輕人命，（當然，中國人爲什麼看輕人命，還得加以解釋。還是因爲生活競爭之激烈，人人自顧不暇，故無暇顧及他人嗎？還是因爲中國人太相信宿命論，認爲凡屬死者皆有其取死之道，故大可不必替之聲冤嗎？這實在是一個很有趣，很可研究的問題。）或許同偵探小說之不風行有相當關係。這就是第四個原因。

偵探小說在英國最盛行。法國也有幾個有名的偵探小說作家——爲 Leblanc, Gaboriau 等——但究竟沒有像英國的那樣的多。到了歐洲南部，偵探小說差不多可以說是沒有。同樣地，美國偵探小說發達，南美則反是。這究竟是什麼緣故呢？這個問題的答案是：偵探小說之發達必得有待于國家政治之清明，法治之穩固，秩序之安定。英美兩國這幾種條件比較起來已經完備，故偵探小說得以流行。關於這一點，有一個美國人叫做 E. M. Wright 的，替牛津大學印書館出版的『偵探小說選集』(Tales of Crime and Detection, World Classic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22) 寫了一篇序，也是這樣的主張。他說在十九世紀以前偵探小說之所以不發達，實在是『法律制度尙未完善之故。因爲要偵探小說受人歡迎，必定要等到人民了解怎樣去審查罪案的證據才可以算是公正，才可以使人不受冤枉。十九世紀以前，普通一班法院所用的手續只是拘捕拷打，只是苦打成招而後定罪，而定罪後犯人又往往無上訴之權，只好含冤待斃。在這種黑暗的勢力支配之下，難怪乎偵探小說無發展的可能了。』幸喜到了今日，英美先進諸國，法治已經確定，執行法律者已經能得到人民的信心。以前對於罪犯因其往往受冤枉故所以對於他們表洵

罵人·風·與·吐瀉

壹凡

梁實秋先生做過一篇罵人的藝術，但這不能表示他具有罵人的藝術，記得葉靈鳳先生曾寫過一篇叫梁實秋的歌，這也不足證明梁實秋有被人罵的藝術，因為罵人並不是一種藝術而被人罵也不必是藝術。

罵人，因為他是人所以罵，而人常常不會是藝術品，也不定是藝術家，所以罵人和藝術是毫無關係的。我說罵人是一陣風，不曉得怎樣來，也不知道何處去，但受着的人有時會打冷顫縮頭躲腳，可也有時會得意洋洋感激這罵。如其一種罵而像恰蕩的春風，那就受人歡迎了，即使像夏天的涼風，也是令人披襟相迎的，至於秋風的蕭殺和冬天凜冽的尖刀風，自然令人畏懼的。像風的有各式各樣，罵人也有很多的種類。

春風常常吹在人間表面的，所謂春風和煦也者，不過是給人體表面上一種適意的刺戟而已。有些罵人簡直是恭維人，那便是春風了。人家只做了個小偷，你罵他叫江洋大盜，豈不是恭維他嗎？人家做了無足輕重的小事，你罵他破壞國家社會妨害善良風俗，豈不是恭維他。人家只偷看了女人一眼，你說他遊戲戀愛，勾引良家婦女，豈不是抬舉了他。這些罵人，都如春風之融融，令受罵的十分舒適的。其特點即在擊觸表面而給予適度的刺戟，會得此種罵人方法的，常常於無意中會討好別人。

夏天的風，給人一陣爽快或一陣沈悶。一種涼風，把熱氣全化解了，令人感到無限的痛快，肯直爽快罵人的，常常是屬於這一類的。罵一個小竊而提到全體財產都是賊物，一切官吏都是大盜的，總令受罵者十分痛快的。罵戀愛而說全女人都足娼妓，一切結婚全是姦非或賣淫，被罵的一定同喝冰水一般快意。也有沈悶的熱風吹得人昏昏欲睡，那一定是慨嘆人心不古世道日衰的衛道正俗的罵人了，那像從熱帶地吹來的熱風，叫人頭昏。

秋風是令人深思的，那是具備哲理的罵人，在罵中含蓄了人生社會的大真理，文人哲學家常常發出此種罵聲，使受罵者屏息靜氣像枯枝上的黃葉。為什麼三字在這裏常用到，而被罵的要自己來探求這為什麼便太腐了，但一時他心上總有些特別感觸的，那即是秋風的特色。譬如說做小偷有什麼好處，偷了十塊錢有幾天好過？或者說剽切抄襲有何用，有幾時好騙人騙人？秋天是有股肅殺之氣的，那是在表演時的顏色上也曾表現出來。

惟有冬天的風要吹到人的肉裏骨子裏去。一種罵人，有理解而正抓着痒處打着要害，強烈地威猛地冷地冷地一般打下來

，不是冷風的侵入肌骨一樣嗎？那是一種大苦痛而且無法避免的苦痛，被打到致命的所在，負了不可治癒的創傷，也像捕捉着了真賊，沒有不認輸的了。受着此種罵是只好低頭默不作聲而氣也不敢透一口的。諷刺之論，誇張的舉措，常常插身到這裏面來，一方面增加罵人的威力而地方可以給罵者一道掩護的屏障。

真的罵人，常常要處於此類的，受罵的必有切膚切骨之痛，發罵的却有泰山之安磐石之固。要講罵人之道，必也在這些非藝術的地方下工夫，所以那決不是什麼藝術而只是一種罵人了。藝術等的修養和鍛鍊，不能如此其簡單。藝術能常和行云流水一般，來也不知所自，去也不知所往嗎？不能的，藝術有一定的產生發展的歷史，只有罵人可以如此自由自在，高興時歌唱一般鳴奏一曲，否則啞口不言可耳。

罵人之道，豈有他哉，與之所至而已，其罵也蓋不能自己，其止也蓋如同風平浪靜之合於天地自然之默契也。再從罵的人看來，那種其來也不知所自，其發也不能自己的地方，就有骨鯁在喉一吐為快之感，也同患腹瀉的人，像長江大河般一瀉千里的。在肚中塞過了一股氣，不舒吐不傾瀉，其難過有非言語所能形容者，其徵象有為頭昏腦脹，有為胸膈悶痛，令人五體不安，啼笑皆非，一定要發洩了才成。

所以罵人是一種快意，同酒醉後的吐瀉一般，同患腹疾的意欲瀉一樣，那種做吐意物排泄物事後由本人看來，也未必是得之作，鮮有不掩鼻而過之者，可是在吐瀉的當時，他的確會感到爽快舒暢的。因此可知罵人的快意是一時的，只在過程之中間存在，若事後再加反省，沒有不失望自悔的。所以罵人不可以有反省，有了反省便不能罵人。

骨鯁的總自悔其吃魚也，患腹疾的總自悔其飲食之不慎也，同樣，罵人的人也常自悔其不幸碰到此種該罵之事也。可是天下事往往不能盡如人意，所謂不如意事常八九是也，碰到了此種不如意事，豈能不鬱結於心，聚積了此種不如意，豈能不一吐為快，於是乎罵人其來也不知所自而自來也。因其來也漸，日積月累而不自知也，所以真正從何而來，確也難以自覺，正同患腹疾的也不能指明是什麼東西吃壞了他的肚子，但難忍的腹痛迫的他不能不下痢也。

還有一種瀉泄，吃了下瀉也成，但其排泄出來的，每多異樣未成熟之作，則正同罵人成嗜好而為無的放矢之罵也，此種罵乃是故意，無理取鬧，通人不為，非罵人之正宗也。

一封給未婚夫的信

良哥：我和我的訂婚，大概可以說是自由的吧？你是我的表哥，我是你的表妹，我們天天見面，你從小又待我那樣好。這次我考進了上海中學，又得了家長允許，單身到這離家鄉有一百多里的地方讀書，你也贊成的。所以我一定要用功，使你將來可以得到一個比較有教育的妻子。

前幾天報上載着一個五十三歲的老嫗，入學上學校讀書，志在學算為丈夫記帳。你不嫌她的丈夫一般目不識丁，當然用不到我幫忙；但是我想要是將來做了大官的說話，至少也可以少用一隻花瓶吧？

但是，我臨走的前晚，你不是顯出一種似乎狠傷促的樣子嗎？我想你不見得會非天天看見我不吧？我知道你一定是在擔心，你怕這一個大都市會使我的性格名譽起變化。良哥，你放心好了，我是決不肯學壞樣的。假使我要學壞樣，我也不必到上海來了。

我為什麼要使你擔心呢？這次決心讀書還不是為了你？那麼，你儘可以有權柄反對。你猶為什麼不反對呢？我們雖則同在內地，不過我自信我意志的堅強。我是不容易被人利用或是誘惑的。

從今天起，我每隔十日寫封信給你，把一切在此地的情形都講給你聽。這樣一來，我們即使再隔遠一百里，也會和住在一起一樣。

這幾天上海很熱，學校放暑假。早知如此，我遲至九月再動身，也來得及。但你不是說，有人講女學堂的宿舍舍難難得；要不預先定舖位，將來也許會枕頭褥子都放不下的。我早到學堂的訓務主任說過，他叫我等開學的時候再定房間好了。所以我祇得等，住在學堂裏。好在學堂裏每屆總有許多外埠的同學留居校中，我和他們不上兩天，已經很熟了。我的頭髮是剪掉了的，她們勸我到開學的一天到理髮店去燙髮。假使燙了真會比我現在更好看，那麼，暑假回家的時候，我一定再去燙，給你看。

上海游泳很流行，有許多同學都去，上海的河水極髒，所以都在池子裏游。據說有個最大的在閘北戰區附近，不知他們快活的時候，還記得去年的慘劇否？要是你不反對，我也想去看看。不過我決不游泳，因為上海游泳，都要穿一種專為游泳穿的衣服，裹緊在身上，還裸出一大半，比露體祇多一層顏色。男人女人是在同一個池子裏游泳的。上海有許多事情都要男女在一起做。你要是能到上海來玩一兩天，那麼，你可以伴我去。

我現在要睡覺了，下次再說吧。 你的斌

八月五日

女性在游泳池

林徽音

一 游泳池

在夏天，天氣是那樣熱，那樣悶，真有些困人，尤其在白天。在晚上還可到夜花園之類的地方去乘涼；就是跳舞也好，雖然熱，却熱得適意，回去洗一個澡，躺在牀上，也可心安理得，覺得並沒有辜負了一天的光陰。一舒適，就容易睡去了，天的熱對於她（因為我只講到女性）似乎已失去了它的威力。

可是在白天呢，那就難了，夜花園不要說那名稱已指定了它的性質，而且滿園的太陽也決不肯寬容地讓你在裏面徘徊；跳舞呢，就是有茶舞也要在五點鐘以後才有，而且舞出了一身汗，要回去洗澡，洗了澡又不能就睡，還得再出去，到那時，剛從舞場回來的又不想再到舞場去，於是反失去了一個可跑的地方，實在划算不來。而且就是去茶舞，五點以前的時間問題也還沒有得到解決。講到看電影，果然裏面有冷氣，不會再感到熱，只是電影院外面的熱與裏面的冷太不調和，從裏面跑到外面的時候，一陣突然的不舒服立刻會襲上全身來，而且有沒有喜歡看的片子還是一個問題。

從種種方面比較起來，在夏天，還是到游泳池去最好。在那裏，在你享受游泳之外，還可約一兩個密友談談心；在游倦了的時候，可到冷飲亭去吃一些冰，喝一些果汁之類；而且就坐在池邊，在旺極的太陽之下，抽一支煙，也並不會感到熱，同時還可領略游泳池中的形式式的表演。

游泳池既是一個夏天的最享受的地方，女性去的就特別多，因為女性是最會享受的。

二 摩登姑娘

在游泳池，摩登姑娘的第一個特點，就是游泳衣的新奇，色彩既鮮豔而調和，圖案由平面而轉入立體；她是不放鬆時代的，她永遠站在時代的頂點，即使在游泳池當然也不會不如此。因為她站在頂點，游泳池的其餘的人勢必至於只能在她的周圍，在她的下面。她游到東，人就羣集在東；游到西，人就羣集在西。她彷彿是一個蜂王。力不能追隨她的，也會用視線去追隨她。要是各人的視線能集中在一點的時候，那一點一定就是她，那是百不失一的。

她是急進的，她有冒險性，只能在三呎深的水中的，她會到四呎深的水中去。她不會怕，她知道她有許多的隨從。要是她不會游，她會請求你扶助她，她知道那請求會使你受寵若驚的。於是你就做了她的最忠實的指導員。要是你是頑皮的，心願給她受一些小苦，如使她吃一兩口水之類，她也不會認真而發脾氣，至多罵你幾聲，而那罵是軟的，軟得像池中的水，一絲不空地裹在你的身上。

三 運動健將

彷彿腳底下裝了彈簧似地，給了票，進了門，運動健將便一跳一躍地衝進了更衣室；不到五分鐘，她已換好了游泳衣，淋好了雨浴，來到了游泳池邊。她隨意四圍望了望，看到就近顯現了一片空，有可跳的機會了，便「卜東」地身體隨了她的前伸的兩手穿入了水中。一忽兒，在離岸七八呎的地方，她又從水中露了出了，頭在揮着在滴水的頭髮。

栗色的皮膚，堅硬的肌肉；兩腿的線條比別人的更弧，胸前的輪廓也特別地明顯。要是你是一個畫家的話，你會深深地抱憾於那位體育健將不是你的模特兒。

往往有一個男性運動家會隨同她一起來，在那樣的情形之下，她一出了她的更衣室就奔向男更衣室。她在遠遠地望着那門，不好意思走得太近。看到那運動家出來了，便再奔上幾步，拉着他的手罵道：

「小鬼，這樣慢！」



王考繪 | 那通有一塊黑雲，要下雨了！變成落湯雞怎麼辦？

四 電影明星

大概是為了天上的星是成羣的，地下的星也總是成羣，而且在游泳池中也並不例外。只要你從中看到一顆星，你就可這里那地看到別的幾顆。

明星是燦爛的，就是在水中也射着耀眼的光芒。你的視線想避免它，可是在無意中又同那光芒接觸着。你的眼睛覺得有些酸，可是你總不肯讓它們休息。

聚在一起的時候，雖然星星的光也許會變成一顆太陽，可是散開了尤其好看。在水上，在水下，殞星似的一條條的光在從東到西地，從南到北地，穿梭着，有如用光編成的一張網。可是雖然天上的星殞了已不再是星，地下的星却越穿越越光明。

在小坐的時候，她們也不會寂寞。

「回頭我們一起回去如何？」一顆星問。

「哦，對不起，我還有一些事。」那討厭的小唐，「又一顆星答。

「對咧，阿孫，怎麼昨晚一轉身你就不見了？」說話的是藍星。

「今晚你還想去不？」綠星不答而問。

五 大家閨秀

雖然不是明星，大家閨秀却也總是結了伴才去的。她們在去的以前，預先總得經過好幾次的約，因為到了約期，時常地不是這一位因為生了一粒痲子不去，就是那一位因為頭痛不能不改期。

選購游泳衣對她們也是一個大問題。

「這是剛從巴黎來的，上海還只我們獨家有，」店員解釋。

「好倒還好，只是太觸目了，著勿出，」一個抱憾。

「我這件顏色的對照可惜太強烈了，」又一個批評。

最新式的她們不會採用，她們所會買的是前年或上年的式子，或者至多是本年前季的式子。閨秀的肉是畏怯的。

從更衣室出來，她們還得推讓，好像先出門便會先被整的樣子。結果她們並排着走，目不旁觀地。走到了最淺的一端，她們如履薄冰般小心地一級一級踏下去；踏到了平面，她們便不



少飛作

高橋的文明

言言

「我真運氣，」羅密友先生說，「到大馬路外灘銅人碼頭，齊巧有一只到高橋去的船快要開。看到了一個賣票的窗口，我去買票，特等票到高橋單程是一元，來回一元六角，我便打了一張特等來回票。我還看到有一種頭等票，單程五角，來回八角。」

「特等是Salon，在二樓，即船的最高的一層樓；前面是一間廳，後面用帆布遮着，帆布篷下滿列着一張張的帆布椅。雖然有太陽光逼着，却總是在外邊涼快，所以大部的Salon客，並不坐在Salon裏面，而坐在帆布椅中，在舒適地閉着眼睛。」

「在上海與高橋之間有西渡，慶豐寺，和東溝三個碼頭；一起走了一點二十分鐘。」

「從輪船碼頭到高橋鎮有公共汽車，票價是一角，時間不到十分鐘。落了公共汽車，到海濱代步的有黃包車和小車。」

「在香港，黃包車上有路價表，你大約照表付錢，車夫決不會同你爭執。可是在高橋，尤其文明，從鎮上到海濱有一定的價目，是四角，而且是大洋。在中國別的地方你見到過黃包車有一定的定價，而且定之以大洋

的事情沒有？沒有見過，當然。而且，還有一件文明的地方，就是那裏的車子是排了次序的，誰在前，就誰先拉，絕不有爭先恐後的弊病。」

「可是太糟糕的是路，路是那樣的凹凸不平，車子會把你顛得跳起來要是你的皮膚太薄嫩的話，提防着擦破你背上的皮。還有，有的地方又那麼狹窄，怕會有覆車之虞。」

「黃包車大約走半小時，來到了海濱飯店的門前。」

「海濱飯店甚為氣概，彷彿是一個堡壘，只是顏色似乎有使眼睛不舒服的地方。裏面有中餐，有西餐，有點心，有冷飲，要是你上午到高橋去的話，你可在那裏用午餐，可以說很方便。」

「從飯店到海濱有兩三分鐘步行的路程。一上堤，你就可望到一排篷帳，輕微的波浪在篷帳的前面滾着，點綴其間的有許多穿着鮮艷色彩的游泳衣的中西男女。」

「篷帳的租費是一元一天。除了篷帳以外，還有更衣室，你化洋二角，就可把你換下來的衣服寄存那裏，他們會給你一個有號碼的牌子。他們也有游泳衣出租，毛織的租費四角，紗織的二角。」

「到高橋去的最優美的成績是你在的面上，臂上，手上，腿上一層層的薄紅，紅得有些透明，真好看。要是你感到你的皮太白的話，我勸你抽暇到高橋去跑一次。」

「回上海的末一班船，在工作日是五點半，星期六六點半，星期日七點十分，這自然那條夜游的船還沒有說在內。」

「無論在香港，在青島，或者在大連，公共汽車或者電車（更不用說私人的汽車）總可直達海濱浴場，只有在上海，來回要費四小時的舟車的麻煩——這可證明上海人特別有耐心」

再走前去。她們冒了萬分的險，略在水中沒一浸，以剛浸透游泳衣為度。再在水中站了一忽兒，她們便滿足地上冷飲亭去吃東西。

六 小家碧玉

小家碧玉的游泳池大都不是出於自願，是被人家逼得去的。

「碧玉，我們去游泳，很有趣，」青梅或者竹馬要求。

「我不會游。」

「那沒有什麼難的，一學就會了。」

「我不去，我怕。」

「怕什麼？去！去！去！」

「好姊姊，請你陪我去；你不游，你可站在岸上。」

「我對你說我不去。」

「媽媽，你看姊姊不肯陪我去游泳。」

於是她去了。

青梅或者竹馬不會放鬆她，一定要她走到水的中間，或者在池邊教她怎樣游；就是弟弟，雖然在家裏說了她可站在岸上的，到那時也非要她下水不可了。

七 中年少婦

跳舞已看人跳過，小哥哥而夫球也已看人打過，她想游泳也非去看看不可，於是中年少婦到了游泳池。

在池的四周走了一轉。她望望池中，又望望兩旁的更衣室；她不好意思走進更衣室中去，因為她沒有隨帶着游泳的設備。她便坐到了冷飲亭中去。

「衣服真好看，花花綠綠的，」她有些羨慕；「只是肉未免露出得太多了，」

「哦，太浪了，簡直她們已忘了她們自己是女子，」她不知看到了什麼，便這樣想。「哦，怎麼我會不買游泳衣的？就去浸一浸也好！」在自責着。

遊不住了，她又走了出去，站在池邊望着在池中站着，游着，嬉戲着的人們。站了不久，又走進了冷飲亭。

「這種幸福我是享不到的了，」她望望自己的胸部，羞赧地看到遠不如別人飽滿。

上面好像說過女性是最會享受的，那末洋女性，雖然是洋，却總是女性，也會去游泳池可說是不言而喻的事情。

享受是多方面的，她們決不悶游泳，在游泳以外，她還要找尋別的樂趣。

她的笑聲是不絕的。

「噯唷！」也常在她的口中轉。

誰會同她開頑笑的，她也曾同誰開頑笑。她決不承認自己是一個弱者。誰潑了她水的，她也會潑還。

她喜歡洋男性，同時也不討厭華男性。

你可追逐她，正如她也可追逐你。

游泳池就是這一點好，那裏沒有姑母們；要是偶或有一個或者兩個的話，她的身上，她的

心中，一定是滿溢着青春的。其實她已不再是姑母，只是一個活潑的小姑娘。

只去浸一浸，或者甚至只去到什麼地方坐一坐，這在洋姑娘是不大會有的事。她去，她就

游一個痛快。

洋姑娘是看享樂為享樂的。

電影劇本的編製

浩文

我在這篇短的文章裏，不想講到電影劇本與舞台劇本的不同。這種問題會使平常的讀者感到厭煩。況且兩種劇本即在表面上看來，不也顯有區別嗎？

我在這裏完全要講我們怎樣去編製一部電影劇本。

現在國外有極多出品，是根據了著名的小說改編的；譬如國泰演的「大飯店」；光陸的「戰地情天」等等。最近國內的電影界亦有改編矛盾的「春蠶」，丁玲的小說之說。去年明星的「謎案」，也是為了改編「啼笑姻緣」而起。但是這些都不是我所要講的。因為假使編電影劇本而先要寫好一部小說，未免多費手脚；況且一部小說而能引起電影公司經理及導演的注意，根本便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所以編電影劇本便直接編電影劇本好了。不過，假使你是一個局外人，假使你和經理或導演沒有相當的關係，那麼，你的劇本是否能獲得當事者之一份顧，已是一個莫大的問題了。因為電影劇本的本身從表面上看來是極簡易的。一個故事的大概，幾句流利的對白，再約略講些關於佈景及人物的話，已經有了一部電影劇本的目的了。此外便是導演的事，是演員的事了。為一個有經驗有才幹的導演，你祇要化五分鐘或是十分鐘工夫說說你的故事的大概；他已能根據了他做出許多尺的片子了。所以編製電影劇本，看來似乎是一件不必局外人過分地操心的事情。當然，一部有計劃的電影劇本，的確可以給無論如何精幹的導演以莫大的幫助。因此，假使你一定要寫劇本來嘗試，那麼，我也可以貢獻你一些相當的意見。

(一) 不能太長也不能太短，平常以足夠演映一小時又三十分鐘為最適宜。

(二) 名題要觸目。

(三) 故事要動人，要是一種每個人都能了解的情節，有人說淺薄的浪漫主義是最受人歡迎的材料，當然不能流入低級趣味。

(四) 每幕的佈景最好都能圖畫化，圖案化；其他如鏡頭的對置，則為導演及攝影師的責任。

(五) 但是最要緊，還是先要有許多現有的演員的印象存在心裏。因為無論怎樣開明的經理或導演，決不會為了你的劇本而擱置他故有的演員，另外出去覓新人材。

有此五條法門記在心裏，那麼，你的作品或者會被接受的可能。但這些都是商業上的祕訣；藝術上的技能則須看你自己的本領了。

艾·霞·記

音 袖 葉

是一個天真的孩子，二十一歲，但是她有七十二個月不能磨滅的回憶。這一頭小羔羊是起居在虎窟裏的，可是她始終是頭小羔羊。

我祇見過她一次，不過我相信，我對她的印象很透明。她也許會造謠，但是每一個天真的謠裏會包藏着一顆真實的珍珠。

瘦小的身材，野貓形的鬚兒，一雙眼睛是兩個橫8，我相信她們閉得最緊的時候，仍是兩條曲線。嘴大，牙齒是一排齊的小方塊。她還有一個刺心的嗓子。第一次給我的印象是一位會說話的姑娘，要是你有能耐，你可以準備着在初會的當兒，就聽到千言萬語的心曲。你會不由自主地對她表示同情。是她的魔力迷住了你呢，還是她的至誠感動了你呢？

她喜歡人家不了解她，她甚至故意設法使你對她發生種種的猜疑。這也許是小姑娘一些兒刁勁。可是就這一些兒刁勁，已值得千百個詩人來嘔吐出癡狂的揚頌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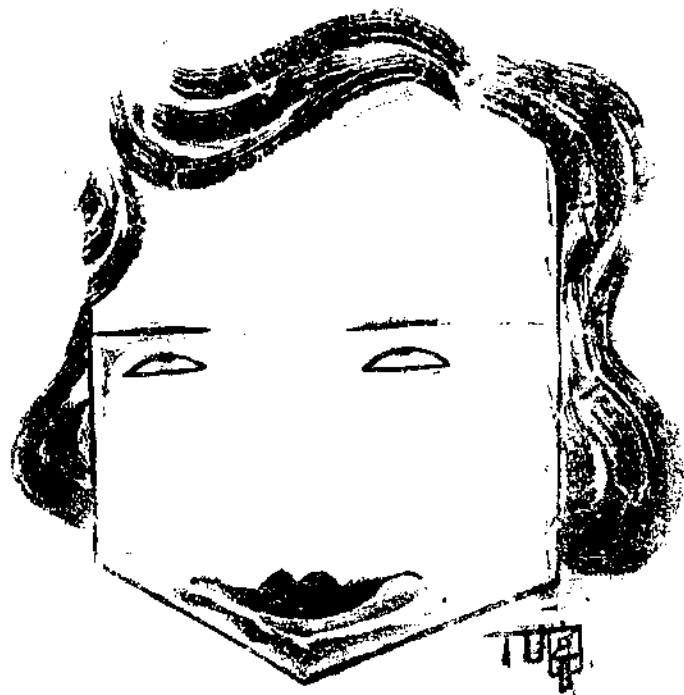
她是吃過苦來的。她在陌生的都會裏經驗過單身的飄泊；她在風雨裏忍換過飢餓的蹂躪；她在小茅亭裏抵過過深宵的寒凍；她經過過欺騙，她受過奚落。虧這小草兒受得住冰霜，看嫩芽裏會放出豔麗的花朵！

她進電影界是幾多年以前的事，那時她才十五歲，單身子來到這佈滿了陷阱的上海。楊耐梅是她當日唯一的朋友。以後她回過一次北平，現在是第二次來了。這第二次，不用吹噓，就得到了世人的認識。她自己的藝術是她自己的廣告。我們驚奇這一個天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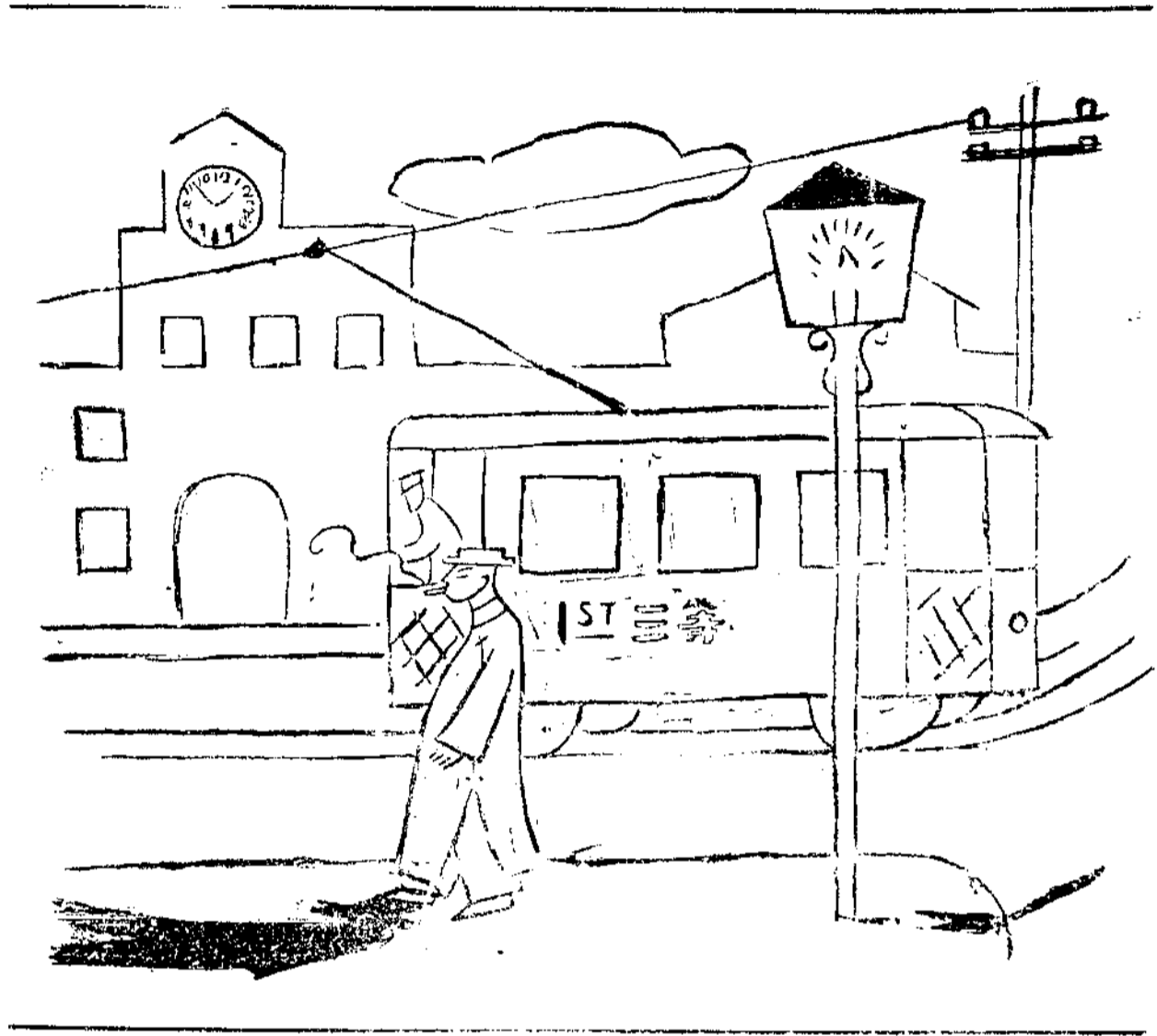
「現代一女性」是她的處女作。這裏當然不是她藝術的終點。我不願批評人家嘗試的作品，不過我敢說，「現代一女性」並沒有給她一個充分表現的機會。

她相信她能扮演各種

家的女兒。她有兩個以上的愛人。唐堯所著貴族區（在時代畫報分期發表）中描寫王五小姐的話可以來形容這個角色：「假使天真這個形容詞，沒有用得像現在這般濫，那麼，形容她是最適當了。但是，她有一種特別的脾氣，愛新。祇要是新的，無論什麼她都愛。新的東西在中國不容易見到，所以祇祇有把她的嗜好表現在衣服上了。有新的材料她就買，有新的式樣她立刻模仿着做。新的集會，新的玩意，總有她的份。她更愛新的朋友，她說，我至少可以從他們那裏得到些新的智識。她又說，我不是沒有長心，像吃菜，常吃一樣總會厭；我不能強迫我自己的胃口。」她終於嫁了人，因為她覺得，為她自己，嫁人也是一種新奇的舉動。可是不出意料地她感覺厭煩了。結婚不上一個月，夫婦間並無口角等情，在笑語聲中忽然新娘提出離婚，也是新奇的。因為她的愛新奇的癖性，秘密的天書在極短時間內，被她完全翻過，她於是便厭倦人生了。這位自尋煩惱的小姐，並未經驗過任何外來的失望，她於是又希求着失望。結果是眞的為了一件事情失望了，她第一次受到自然的打擊，性格便因此發生重大的變化。她使她回到她遺棄的丈夫那裏，度着最安分的生活；因為她已經了解「溫故而知新」的哲學意義了。艾霞扮這個角色，應當最為適宜。



假使我是導演，我要請人為艾霞編一齣戲。女主人公是一個專愛新奇的中產人。性格不同的角色。我不贊成，因為我根本不贊成一個字有幾個意義。嘉寶所扮的角色，我們為什麼要希望翠妮蓋諾來客串呢？腦瑪希拉的一個冷笑是不是可以和麗琳甘許的一個嗚咽來對換呢？（恕我不能在國產電影裏舉例，他們尚沒有揭示每一個人的特性給我們看過呢。）我不相信一種癡狂的疑視會在艾霞的臉上發現；我不相信艾霞能喚出一種受不住痛苦而乞饒的聲音。同時，我也不相信這一個受過驚慌的靈魂再會有無所顧忌的瘋狂。心頭堆滿了過去的傷痕，每一滴新生的眼淚少不掉有幾分舊時的辛酸。



獎

一百元



我們當於三個月中，在本刊每期刊印圖畫一張，每張圖畫多少有些錯誤之處，如能將錯誤完全指出，當得獎金一百元正。如無完全指出者，則以最相近者得獎。如同時有數人完全出者，則以獎金平均分配之。得獎極易，每期祇須五分鐘光陰；以每期五分鐘光陰而可換得現金一百元，何樂不為！

應獎規則

1. 應獎者祇須將圖畫號數註明，指出錯誤之處，再將上刊懸賞印花貼上交郵寄下即可。
2. 應獎期本年十一月十日絕止，過期作廢。不貼印花亦作廢。

笑

兩頭開洞

一個老太太拿了一個包裹走進郵政局。
「這包裹能不能當報紙寄的？」她問道。
郵政局員把那包裹察看了下。
「對不起，」他答道，「這不能當報紙寄。當報紙寄，兩頭一定要開洞。」
「不錯，」老太太說，「這是一條我寄給我兒子的褲子。不是兩頭開洞嗎？」

犧牲

湯夫人和她的朋友在一起吃點心。她說：「我對你說起過湯的事情沒有嗎？可憐的東西，他為了我戒煙了。」
她的朋友笑道：「你們也未免太老式了！」
湯夫人便答道：「哦，你弄錯了。湯因為我們兩個人一同抽煙抽不起，所以就願給我一使抽了。」

地理的答案

小學教師在仔細地看一個學生的課外習題，便很生氣地對他說：
「我想你地理是一看都沒有看過。為什麼一個問題也沒有回答？」
「那是我夢夢的錯誤，」孩子回答道。
「那有什麼關係呢？」

溫柔的暗示

「因為，我聽他時常對母親說世界現在是不同了，它是常常在改變的，所以我想我還是等幾年的好，等稍微改變得定當些再來做答案吧。」
「星期五是我的女兒二十歲大生日了，」王說：「你能來吃飯嗎？」
「當然，有麵吃那裏有不來道理。」李說。幾點鐘入席？」

識貨朋友

一個未來派畫家去拜訪他唯一的主顧。主人說：「這里昨晚賊偷，你知道嗎？」
「不知道。偷去了什麼沒有？」
「兩只鐘一點鐘，還有——你知道我剛向你購買的那張畫油？他們把它從架子上翻下來，就——」
「他們翻下來了嗎？」藝術家快樂地叫道，「我交還了！這是我幾年以來所等著的廣告！」

經濟

他的主顧又接下去說：「可憐他把畫丟在地上，却把那架子拿去了。」
「便宜午餐」
老陳和他的夫人站在一家餐館門前，在看書中的一張牌子：「午餐十二點到兩點，每客七角五分。」
「我們進去吃飯，」老陳對他的夫人說，「繼續吃兩小時，只要七角五分，真便宜。」

好主顧

兩個侍者站在一張桌邊，在那桌上睡着一個疲倦的吃客。
「我已經喊醒了他兩次，」第一個侍者說。
「讓我再去喊醒他。」
「可以不必，我每次弄醒他，他總付一次賬。」

家已搬走

一個人送他朋友動身走到車站，車子却早已開走了。那個人便堅約他的朋友到他家裏去住一晚。
「近得很，我們走得去吧。」
朋友不假不答應。
「什麼事？」他的朋友問道。
「哦，他忘記了，我們已於昨天搬家。」

海邊

洪。夫人：「海風常常使人的面孔變成淡棕色。」
洪先生：「是的，不過回頭旅館裏的頭髮又會使它變灰色。」

地位的估計

兩位社交廣大的太太，一天碰到了，便彼此誇耀自己的地位。
一個說：「我那天請客來的人很多。我想你總注意到我前停着的車子？」
「三十多輛！」星期六我打你門口經過，却只見七輛車子！」
「哦，」一個平靜地說，「那幾輛車子都是我自己的——我那天沒有請客！」

分別

約翰：「她跟你吻嗎？」
傑士：「她不是那樣的人。」
約翰：「對於我，她却是那樣的人。」

醫道

病人：我的老醫對我說，我每晚要咳嗽，這什麼辦？
醫士：不可以說的話，你不要說好了。

人，現在知道法律機關大公無私，會轉而同情于執法者。所以到了現在，法院不能隨便定罪，必得先要搜集證據，必得先要詳細調查。而偵探之地位因此愈變愈重要，因而一班人對於偵探小說的興趣也就愈變愈濃厚起來。反過來看我們今日之中國，情形恰巧兩樣。法治既未成立，故偵探之重要亦未肯定。(在中國偵探叫做「包打聽」)這勢就不是一種很尊敬的稱呼。社會情形如此，難怪偵探小說不能引起大眾的注意了。這就是第五個原因。

洵美叫我寫關於偵探小說的文章，因為他聽得我是愛讀偵探小說者。不過，請讀者不要誤會！我並不是想替偵探小說作宣傳，更不是主張中國人個個都看偵探小說，那麼中國人的思想就可以進步，好奇心就可以成，科學就可以發達，人命的重要就可以肯定，法治的精神就可以樹立。我並不承認偵探小說是高等的文學，不過就拿這種小玩意在中國不風行的緣故分析起來，也就可以發現中國今日的幾種重要病態。這樣說來，我的時間或者沒有白費罷！

末了，偵探小說或許只是一種嗜好。嗜好人人都有——就是耶穌也喜歡吃葡萄酒，孔子吃的菜總要有薑，馬克斯也喜歡看Opera。史大林也喜歡抽煙斗。從來沒有聽見這些聖賢為自己的嗜好作辯護，平凡如我因此也不必想法來替我的嗜好自圓其說；也更不必，亦不願，強迫大家採取我的嗜好。

八月四號

(續自第五頁現代的徑途)

今還在中做世紀的夢。敵人以飛機坦克來進攻，我們的黨國要人，尚祇知道以念經救國，太極拳強種，其他的人當然更不必問了。這種人的人數越多，我們便越不能走上現代化的路。即使物質方面一時能做到怎樣的進步，結果還不是給他們糟塌完事？中國幾十年來所以走不上現代化的大道，這當然也是大原因之一。故此後我們如不言現代化則已，言現代化則人的現代化與物的現代化至少要同時並進。

第三我們更要澈底悔悟的，便是建立一個現代化的國家，本是一件多末艱難的事業，決不是貼標語，喊口號可以濟事，我們要埋頭苦幹。關於這點我們即使不願學學日本，也得學學土耳其或蘇聯。它們都是憑着全國人的艱苦卓絕的精神，才造成了現在光榮的局面。假使我們沒有這種精神，則一切皆等於白說。除非我們能夠身體力行，現代化是絕對不會有成功的一日。末了，我還有一點重要的聲明，就是：中國的現代化，現已到了最後一次的試驗了。我們在幾十年前，雖則尚能苟且偷生，至於今日。今後國際形勢是一天天的迫切，太平洋的風雲且又一天天的緊張，則及今不抽死努力一下，恐永無我們翻身的機會。所望全國人士，本其匹夫的職責，及早出來挽救此狂瀾，則來日的世舞界台上，或許尚有我們奏演的一日。否則殆已！

編輯者言

我們在想到編輯這本刊物的時候，懷着極大的希望，但是在編輯好第一期以後，覺得所寫的祇是我們希望中的極小一部份。譬如說：我們在十日談讀一欄裏，希望說出一般人所想說而沒有說的話；我們想對一切能作積極的討論，但結果所發表的恐怕仍是消極的意見吧？我們希望對時事，根據逐日報紙所載，作整個的敘述，但是最近的時局總是延宕着不得解決；像馮玉祥與察哈爾一文，我們便祇能報告到最近情形為止。我們希望人對人的性命能看得比較值錢，所以請全先生寫了一篇論偵探小說的文章；但是預定的美國偵探說家樊達因所著之「陸氏血案」的譯文，却因某種關係，不得不待下期起登載。我們的希望是極大的，一時當然不能實現；但願在本刊上不斷地努力，希望牠能逐漸地走近我們的目的。我們歡迎與我們趣味及筆調相同的人投寄稿子給我們，略致薄酬。

印度咖哩飯店

印度加厘 世界獨一 興奮心神 催進食慾 其味津津 給你刺激 夏日用之 可以却疫

日設 夜備 營業 美完 佈置 並有 精冷 潔氣

福州路九號 電話三〇八四號

文壇龍術

預約處

行將再版

中國美術刊行社 現代書局 開明書局

日本少女大賤賣

日本婦女協會報告去年去賣出美女
成交者四萬一千口大為養蠶女

君璧

國家特准

買賣婦女，在日本是由國家特准而給予正式營業執照的。這已有六百年的歷史了。少女均由其父母押賣，期限五年六年不等，依英國鐵道報(Herald)調查，若相貌出眾，可得五千至一萬元的代價。

人肉市場

情形是這樣的，要知種田人家的出產是米麥，那麼無論營業如何不景氣，兒女的糧食還有來處；而養蠶家的產業是桑葉與絲繭，市而不振，桑葉絲繭不能當飯吃，沒飯吃便沒有命，一個個窮窶淑女便祇能當牛羊來出賣了。

事實上，把女兒出賣，得到的代價可憐，竟有以十元左右成交者；但是女兒本人却並不會表示反對。因為人肉商買了人家的女兒，他們一定拿來好好的教養，等到身長玉立，最美的賣給富翁為妾，次一等的做妓女，更次一等的做侍女。那時候每一口日本美女的代價，定會超出原價一百倍以上。所以做這種買賣的，祇要有本錢，有耐性，是一定不會虧本的。

去年日本北方，養蠶家女兒，凡是稍具姿色，出售一空。七百戶的村落，竟找不出一百個少女，其中十之八九是有殘疾或醜陋不堪的。

但是，忽然有一個時期絲業稍見起色，許多養蠶者竟覺骨肉情深，況且自己女兒做工，可以不支薪水，有幾個竟想把女兒買回來，誰知女兒一進城便漲了價，祇得眼睜着被人家糟塌，沒有辦法。

從半玉(雛妓)到藝者(藝妓)
女兒進城便漲了價是有理由的。照那般



人肉商講，每一個少女身上，他們至少要化二三千元的教養費。(事實上不過一二百元)他們教養起來，大概要費一兩年的工夫，教她們笑，教她們哭，教她們認字談話，教她們彈琴唱歌舞蹈，教她們勾引誘惑。學期期滿，有的先在咖啡店或飯店裏當侍女，有的在妓院中學習，稱做半玉；等到應對進退的技巧成熟而年齡長大了便是正式的藝妓了。遇到戶頭，便嫁之為妾，身價有多至十五萬元者。最窮幸的被富翁出重價買了去，從此豐衣足食，呼奴使婢，還有誰知道她三年前祇值二十塊錢？但是富翁除供給她一切她所需要的享樂物以外，現款是難得肯給她的，即有也是微乎其微。假使有一天富翁厭倦了她的美貌，於是便狠恭敬地開着大門請她出去，法律並不給她以若何的保障。

大宗的收入

這種人肉市場的情形，在日本一般人看來，已不為怪，可是婦女協會却憤怒非凡。但是這種傳統下的營業，並且受着法律的認可，用盡方法，仍是不可遏止。後來她們便四出募捐，集了四萬多塊錢。凡是窮苦的農人或是漁夫在準備着把女兒出賣，她們便把這筆基金提出一部份借給他們：每人可得十元的借款，不取利息。但是不久便把那四萬多塊錢用得支支不餘，暫時免於出賣的少女，不到六百口。

四萬多塊錢實在太少了。據鐵壁報的調查，東京有專營少女買賣業者二百十家，都是國家特准並持有正式執照者。去年一年中有少女六千七百九十四人，接客四百〇一萬四千名，總額所得為一千〇三萬九千九百九十五元日幣。假使把這種營業禁止了，失却如此一筆大宗收入，日本整個的金融界恐將受極大的影響呢。

補白

當我們停止批判的時候，戀愛便開始了。偉大的靈魂是天生的，不是人造的。奇暴是古代的罪惡，虛榮是現代的罪惡。現實可以破壞夢境，我們為什麼不把夢境去破壞現實呢？美麗從門口進來，忠信便打窗上爬出去了。大人物學他要學的東西，小人物學人家要他學的東西。

「開羅的一夜」

甘石

要是把「A night in Cairo」譯做「明月香衾」，索性可以把它譯得更詩意一些，譯做「明月為衾沙為衽」倒似乎更為切實；可是，我覺得，總不如直譯來得有韻味。「開羅的一夜」的確是一張好片子，導演的手腕又輕鬆，輕鬆得使你身既舒暢，心又安適：一開頭就以嘉密爾的假裝的柔情騙取貴婦的飾物來使你發笑。

嘉密爾(雷門諾伐羅飾)是一個王子，因生性風流，在做鄉導，專門領導歐美來埃及旅行的貴婦到處游玩。他對她們的態度一向是矯情，玩笑，可是一看到這達娜(茂娜洛埃飾)他卻不由地動了真情。在獻了幾次殷勤，頑了幾個花巧以後，他終於僱她，雖然她的未婚夫還不大願意，僱用了他。

達娜和她的未婚夫在露台上，正在要接吻的時候，驟然聽到了歌聲，循聲一看，原來是嘉密爾。她的未婚夫很高興，而她却說：「他是迷人的，」可是這並不是出於愛，至多只可說有浪漫的情味。

覺到身上有什麼在擲着，她醒了，醒了一看，她便看到嘉密爾站在那裏。他很氣，一個僱用的鄉導竟到了她的房裏！她氣憤，却又不敢發作，怕人家聽見，甚至被吻了，也奈何他不得，趁她的心是會擱他的，只是她的叔父是在她房外的廳中，一有動靜，就會被聽得。她恨！她的高貴的心不能容忍嘉密爾的跡近無賴的挾制。

怕他的纏繞，達娜辭掉了嘉密爾，便即刻離開了她那所住的旅館，向前出發了。

在晚上，在蓬帳中，她又聽到了那熟悉的歌聲。那是迷惑的，神秘的，柔軟的，令人心不由自主的。雖然她有她英國的父親的貴族的驕傲的心，她也有她埃及的母親的沸騰的血。止不住自己，她便走到了那歌聲所來的地方去。

正在她神往地方傾聽着歌聲的時候，她又被吻着，她使用鞭子抽着嘉密爾。他沒有反抗的行動；她沒有反悔的面色。可是他要報酬，他想法把她領到了阿加米的別莊去。阿加米是醉心於達娜的，可是總沒有人手的機會，現在聽嘉密爾說她請他送了來，是多麼喜悅而驕傲。她却看出了他的被感，看出了嘉密爾的用心！

入浴的一幕拍得很胆大，裸露了在別人所不肯裸露的地方最精彩的是嘉密爾和達娜在沙漠中的一夜，是此齣戲劇的最高點。這以前達娜是一朵含苞的薔薇，此後是被摧殘了的黎花了。

達娜的終於會隨了嘉密爾去，與其說是出於她愛他，毋寧說是出於不得已；她聽得了種種講議，看到了種種的冷落。社會是這樣的社會，她還有何說！

十日情殺記

洩露姦情自縊

婦人孫魯氏，籍隸揚州，年近四旬，風騷過人，其夫孫同泉，擺設大餅攤於密勒路某處，因該處地方無多，故與氏另賃西安路與茂里八十四號同居，二年前氏即誕其夫之夥許某，壯年貌美，致二人互談之頃，不免生情，時避其夫之耳目，與許某幽會，已非一次，但舉止隱秘，故孫終不能窺破，前日晚間氏乘其夫未歸之際，竟約許某至其家歡聚，不料斯時孫忽歸家，至此始察破其妻之隱，許見勢不佳，乘隙逃逸，孫則與氏大起口角爭吵，嗣氏思念之餘，深自悔恨，頓萌厭世之念，背人取得繩子一根，懸梁自盡。

壯男子夜驚婦婦

甯波訊、鄞西上河頭村農民舒阿唐，已於去年秋間病故，其妻徐氏，年三十四，略有姿色，極守婦道，鄰人稱賢，長子九歲，幼女六歲，家有稻田三十餘畝，一家三口，賴以生活，本月初因農務較忙，所雇本村佃工工作，不敷分配，故臨時添雇短工台州人王阿堂協助，王年廿七，乃一壯健男子，因家貧尚未娶妻，又係客民，故應雇後，即宿於舒家倉間中，所雇本村佃工，皆各歸家過宿，二十一晚九時許，王阿堂忽起淫心，潛入內室，攔開徐氏臥房，欲將徐氏姦污洩慾，幸徐氏早已驚醒，於稀微月光下窺見後，即高呼捉賊，將王嚇退，次日徐因氏顏面攸關，故不聲張，亦不責王，滿望王悔過自新，不料至廿三深夜十一時半，王又潛入徐氏房內，要求合歡，醜態百出，徐氏再不能忍，當即逃出呼救，遂驚動鄰人，紛來查詢，徐氏告以經過情形，衆欲捕王送官，王已乘間逸去，追衆人散去，徐氏歸房，忽因羞恥之故，竟棄子女，服毒自殺身死，翌日乃由族人料理喪事，同時王阿堂忽至村後探聽消息，遂被村人扭住，交送該管黃古林公安局訊辦。

表兄妹發生肉體關係

鎮海訊，北鄉姜家村有一女子名邵玉香，年華二九，丰姿綽約，妻略受教育，自幼父母雙亡，由其舅父姜德庭撫養成人，姜娶妻在濟南經商，家中僅有其老母，其長子友玉在滬經商，友玉年二十五，已娶妻生子，而其妻徐氏身弱多病故由姜母作主，將五歲長孫交由玉香撫育，今年春間，友玉滬歸來時，徐氏適歸甯治病，友玉遂與玉香發生愛情，而有肉體關係，本月十

日友玉又歸家盤桓，贈玉香衣飾甚多，二人辭色間至為親密，被徐氏二十七日日氏伴歸歸步，匿居鄰家，是夜九時許，友玉乘隙在門外納涼，乃招玉香入房，正在續歡之際，徐氏突然闖入，且哭且罵，姜母聞訊趕至，亦怒不可遏，將玉香批頰數下，責罵不已，當時玉香飲泣回房，並無一語，友玉則向祖母及愛妻連連服罪，以求對玉香加以寬容，不料因此更引起祖母愛妻之怒，鬧得更加厲害，次日友玉與玉香密商後，竟於是夕雙雙服毒自殺身死，友玉死于書房中，案頭書有「不自由毋甯死」六字，玉香則死于臥房。臨死前自將衣服更換一新，亦云慘矣。

天生尤物顛倒衆生

無錫訊，本邑映山河蘇錫女校學生于延英，已於今年暑假畢業，延英小名七七，美而慧，為一晨出暮歸之走讀生，日常安步當車，素潔之衫履，與嫵媚之姿容，相互輝映，蓋得少女典型之美者也。延英初在姑蘇生長，以是一口蘇白，與儂軟語，聞者無不陶醉，鋒頭既健，才名斯著，男性之由仰慕而追逐求愛者，自亦日衆，有住居斜橋下之青年沈鐵如，追求尤為熱烈，曾再三託人至于宅求婚，但于以門戶不相當，即明告來人，謂欲娶我家女兒者，須備茶禮三千元，外加二珠一鑽及衣飾等物後方能合格，蓋明知沈決無此力量而不敢再來問鼎也，迨至去年，卒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與北門開設協泰昌大槽坊四城設有分號之許某文定，詎沈鐵如初未因此灰心，向于纏繞不休，此外尚有秦某，汪某等，亦均單戀于女，馴至沈秦乃因此而發生酸素作用，初則言語相侵，繼又各請得白相弟兄，至昇泉茶樓評理，結果，沈竟被秦當場吃癩，一星期前，沈忽又至于宅附近徘徊直至深夜，延英果然外出，當被沈招至附近道長巷底僻靜處密談，此時于亦出外納涼，瞥見慘淡之路燈光下，乃女與沈正在談話，即向沈冷嘲熱諷，詎沈此時亦不甘示弱，連出惡言相對，致于母惱怒直併，將延英打罵交加，斥為不應如此無恥，敗壞門風，不如速死等語，延英以生母女如此辱罵，羞忿之餘，遽萌短見，中取得生鴉片吞服，未幾毒發，即由家人送往同仁醫院急救，據醫診斷，吞煙甚多，幸發覺尚早，故未鉅禍，現已出院云。

律師陷入情網

杭州訊，在本市業律師之田嘉祥，諸暨人，現年三十八歲，家住西湖九里松十一號，娶童氏，為現任最高法院院長童杭時之女，結婚已十七年，育有子女三人，童氏不慣城市生活，喜鄉居，故田歷年在在外服官，不攜眷屬，民國七年任職杭司法界時曾由友人介紹，復娶本市九里松某姓女為妻，結婚迄今已生子女七人，旋有某姓女因委託辦理訟事，往返接洽，不免鍾情，旋竟兩

相繚絡，迨案結訟勝雙方已進行嫁娶問題矣，終以使用有婦，難償私願，然雙方愛情之熱，已趨極點，旋事為杭妻所悉，詳為規諫，曉以利害，致起齟齬，於是快樂家庭，常聞勃谿之聲，而夫婦情感亦愈惡劣，田妻無奈，乃私赴某女家中，冀女從中緩和，詎女適返紹，以致計無所出，前日上午田循例至辦公處，順道往訪女，則女已返紹，並據女姊告以田妻曾來相訪事，田返家後，以女之返紹，必係妻所逼走，乃復與妻吵鬧，徹夜未休，至昨晨七時許忽召其長子近前囑曰，爾須聽命於鄉間大母，將來有人會來領你，語時態度和藹，尋即手攜熱水瓶，至樓上房間，鎖門而睡，約一時許，田妻上樓取物，聞田呻吟之聲，知有變故，急設法撬門而入，見田呼吸短促，僵臥床上，在桌上覓得安眠藥片藥瓶，斷為自盡，乃急僱汽車一輛，將田載送西湖醫院醫治，經醫診治，已無危險。(八月五日時報)

三女子一夜狂歡

住居浦東警局揚州街之揚州女子劉小三子，年廿一歲，每日在滬東申新紗廠做工，早出晚歸，劉已許字與住居浦東青年會後面一二八號同鄉婦人韓王氏之子為妻，擇於今歲十月間成婚，上星期四後，劉由廠中放工預備歸家，當友友王阿金(年二十歲)小五妹等二人並行，詎有英美第三廠男工周玉清(年廿二歲)尾隨三女之後，大施勾引，三女意志薄弱，竟為所惑，男女五人，同至大世界遊至深夜，遂相偕外出，至某旅館開房間姦宿，王春華與王阿金小五妹兩女同睡，周玉清與劉小三子同床，直至翌日清晨，五人始分頭進廠做工，五人所做之秘密，早為亦在第三煙廠做工之姜文才徐金懷二人所悉，認為有機可乘，翌日即糾數人，將周玉清劉小三子札住敲詐，周劉二人被迫詐去洋三十元了事，詎姜徐二人得款之後，又至浦東宣佈秘密，事為王春華之岳母(住於浦東與海路一七二號)所悉，反指劉小三子勾引其婿，並偕女至劉居處當面辱罵，劉被辱之餘，不特含冤莫訴，且被姊夫徐東寶(劉本住於姊夫家，中)嚴詞盤詰，劉羞憤交併，認為無顏見人，遂萌自殺之念，前日午後，取自己短衫一件至當舖內典質小洋六角，即在燕子窠內購得鴉片煙泡，背人吞服自盡，至傍晚四時毒發，呻吟不已，家人疑係發痧，竟取銅錢刮痧，但腹中愈痛愈劇，劉乃說為吞服鴉片之事，伊姊夫聞言見勢不佳，立即設法昇送浦東醫院救治，卒因服毒過深，無術挽救，仍送回家中，延至深晚上時許氣絕斃命，徐以此命係死於王春華岳母之手，即將屍身抬至得報，即派長警將參與姦宿之周玉清王春華王阿金及施行敲詐其家，王之岳母等五見肇大禍，立即逃避無蹤，當經三區公安局之姜文才徐金懷等五人，先後拘捕，判飭備文併送地方法院訊究。

八月五日時報

新時代

· 刊 · 月 · 半 · 畫 · 圖 ·

中國兩大便宜刊物

是是是是
 是是是是
 是是是是
 是是是是

· 聯定的利益 ·

· 介紹十戶 贈閱一份 ·

- 聯定時代與論語各一年者概照定價九折計算
- 聯定時代與論語各半年者概照定價九五折計算
- 已定時代或論語一年者再定時代或論語一年亦照定價九折計算惟以未滿期者為限
- 已定時代或論語半年者再定時代或論語半年亦照定價九五折計算惟以未滿期者為限
- 一次介紹聯定時代與論語各一年之十戶者除折扣照上優待外並贈閱介紹者時代與論語各一年一份
- 一次介紹聯定時代與論語各半年之十戶者除折扣照上優待外並贈閱介紹者時代與論語各半年一份
- 聯定時代與論語各一年者悉定單採購本版書籍並照價八五折優待
- 聯定時代與論語各半年者悉定單採購本版書籍並照價九五折優待

定報價目

全年廿四冊 半年十二冊 寄費在內
 國內四元六角 國內二元四角 郵票代洋
 國外七元八角 國外四元 九五折實

論

語

刊 月 半

誌 雜 的 默 幽 一 唯

元二內國 冊四廿年全
 元三外國 冊四廿年全
 元一內國 冊二十年半
 半元外國 冊二十年半
 折五九洋代票郵內在費寄



所 行 發 總
 社 行 刊 術 美 國 中

號 一 三 〇 二 九 話 電 · 號 五 十 九 路 州 福 海 上

號 五 九 路 州 福 海 上
 號 卅 路 克 利 克 麥 海 上

社 行 刊 術 美 國 中
 部 輯 編 談 日 十

者 行 發 ·
 者 輯 編 ·

談 日 十



金
牛
牌

美
國
鮮
橘
水

純取美國鮮橘汁與蒸餾水用科學
方法製造極有益於衛生之夏日却暑唯一飲品

美國鮮橘水廠出品

上海北蘇州路二百廿六號

電話四一六四一 四一五八五

